

長篇武俠社會小說



汪湖廿八俠

五洲南洋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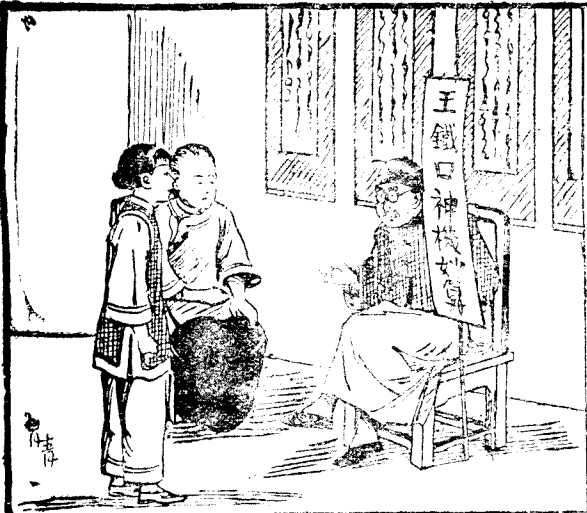
江湖廿八俠序

天下無真是。亦無真非。故竊國者侯。而竊鈞者誅。殺一人者死。而枯萬骨者封。此司馬子長所以有侯之門。仁義存之忿激語也。然則天下果無真是非與。曰。曷嘗無之。第爲物欲所蔽。環境所局。迺不得不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耳。嗚呼。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此俠義英雄之所以出也。夫俠客義士其人者。秉正氣。懷奇才。異能而無所用。施謙退自持。雌伏閭里。不求聞達。羞伐其德。乃日擊貪汚土劣之爲強暴。閭里良善之受蹂躪。刀俎魚肉。無可告訴者。比比皆是。在在咸然。爰是恫然憫赫然怒。憤而爲不平之鳴。于焉遂攘龍泉走城郭。誅奸鋤佞。除暴安良。退而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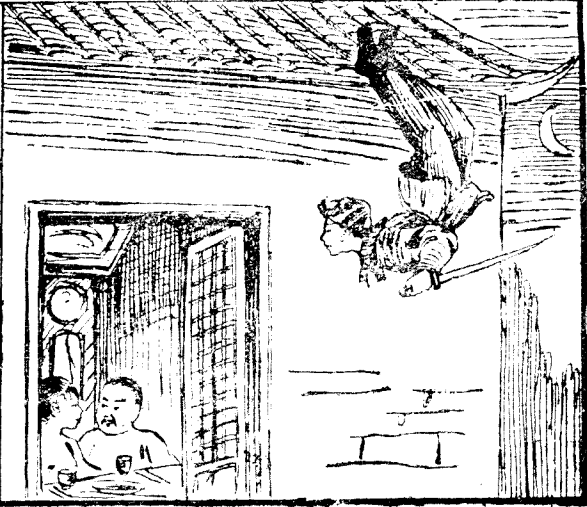
聚山林。寄身湖海。周急濟貧。成仁取義。以求達其素志焉。噫嘻。此子長序游俠傳。所以推許備至。而惜其不軌于正義。未入于道德。嘉其行而憫其遇也歟。茲南星書店主人林子隱民爲余言。新進作家徐伯平君。近有江湖廿八俠之作。爲南匯張恂子君所評閱者。傑構也。屬余爲之序。余取讀其稿。覺其取材新奇。佈局嚴整。狀事縝密。有足多者。而寫俠士之行。極得子長傳游俠之遺意。誠哉其爲佳構也。益以張子之評。發其餘蘊。補其不足。喜笑怒罵。尤足資噍噓感喟。讀之如諫果回甘焉。二君情文並茂。美具難兼。竊維此書風行。渝亮將藉以並傳。可逆睹也。因樂而爲之序。以報林子之命。

民元十九、三、卅、丹徒張竹箇儂識于樂觀齋

黑地烏天貪官訪案



袒胸露臂俠客懲淫



纖跌三寸浪子魂銷



怪臉兩張老僧胆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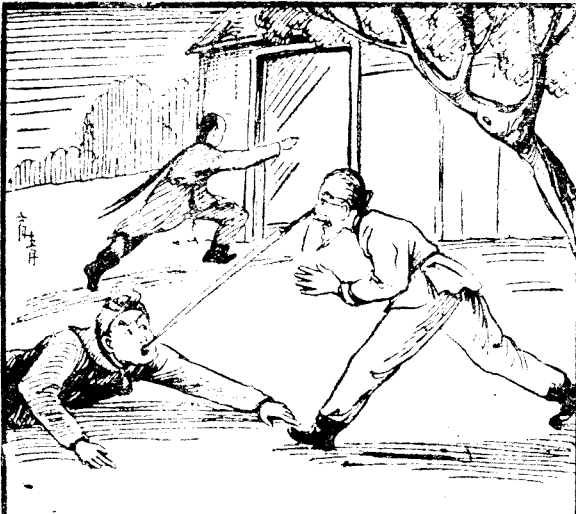
扮鬼裝神周將軍顯聖



弄刀舞棍拳教師遭殃



龍關地頭蛇英雄得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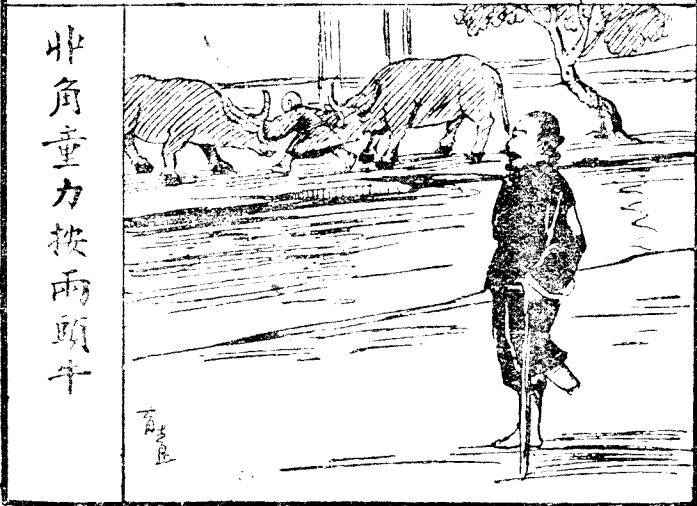


鳩驅巢中鵲惡霸斂錢





跛足盜手擎三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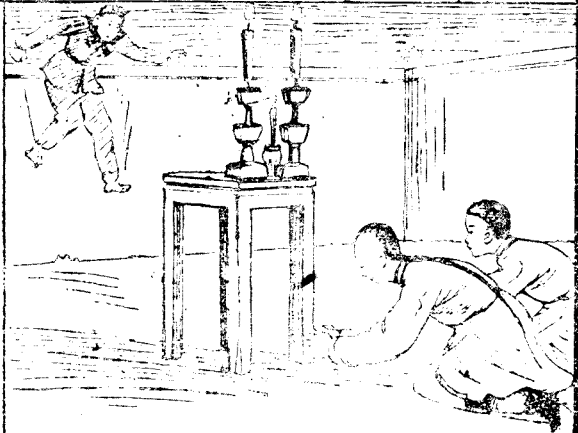
牛角童力按兩頭牛

百三

階下因候為座上客



牆外人化作夜遊神





獅子峯前化裝驚俠客

報恩寺外潑水阻佳賓



回八第 俠八廿湖江

草上飛行獻來絕技



井中行竊別出奇兵





運資財生人逢活鬼



鬧意見好友變冤家

喜孜孜財氣和晦氣齊來



亂閃閃刀鋒與劍鋒相接



長篇武俠
社會小說

江湖廿八俠

(全書總目)

第一集

- | | | |
|-----|-----------|-----------|
| 第一回 | 黑地烏天貪官訪案 | 袒胸露臂俠客懲淫 |
| 第二回 | 纖跌三寸浪子魂銷 | 怪臉兩張老僧胆碎 |
| 第三回 | 扮鬼裝神周將軍顯聖 | 弄刀舞棍拳教師遭殃 |
| 第四回 | 龍鬪地頭蛇英雄得劍 | 鳩驅巢中鵠惡霸斂錢 |
| 第五回 | 跛足盜手擎三足鼎 | 卯角童力按兩頭牛 |
| 第六回 | 階下囚倏爲座上客 | 牆外人化作夜遊神 |
| 第七回 | 獅子峯前化裝驚俠客 | 報恩寺外潑水阻佳賓 |

第八回 草上飛行獻來絕技

井中行竊別出奇兵

第九回 運資財生人逢活鬼

鬧意見好友變冤家

第十回 喜孜孜財氣和悔氣齊來

亂闐闐刀鋒與劍鋒相接

第二集

第十一回 用詐術重施蒙汗藥

畫花臉再劫十萬金

第十二回 遇勁敵雲散風流

搶火場創深痛巨

第十三回 入圈套頭陀顯身手

報消息俠女露機關

第十四回 刀光劍影夢醒三更

逐北追奔功虧一簣

第十五回 圖口腹英雄嘔悶氣

精皮膚夥計枉揮拳

第十六回 作惡劇活埋販馬賊

真晦氣難敵小丫頭

第十七回 弄玄虛打翻石元寶

眞冒失冲破鴛鴦劍

第十八回 炮鳳烹龍飽嘗異味

騰雲駕霧大獻神通

第十九回 撲朔迷離人生原夢境

仙丹靈藥妙計使連環

第二十回 武勝關失散迷途

五指山遙覘形勢

第三集

第二十一回 保鑣客船中禦賊

弄潮兒水底擒蛟

第二十二回 揮雨傘驅除劍俠

鳴鏢鉞崇拜尼姑

第二十三回 鞠育恩俠女傷心

壁虎功孤兒獻技

第二十四回 忽敗忽勝羣盜倒霉

一進一退傻人得志

第二十五回 用全力雄獅搏兔

費周旋猛虎吞羊

第二十六回 挾巨款逃遁絕跡

露原形貽害無窮

第二十七回 用心力得授真傳

護村莊抵禦流寇

第二十八回 使禪杖獨鬥老夫人

挺白刃生擒嬌小姐

第二十九回 試胆量月夜鬪僵屍

發奇想藝場窺弱女

第三十回 捲被窩惡霸奪婚

揭轎簾新娘漏臉

第四集

第三十一回 被戲弄無處伸冤

探親戚又逢絕路

第三十二回 想陞官尋訪英雄

謀久遠議奪山寨

第三十三回 徐一飛白晝伏奇兵

萬人俊良宵逢怪俠

第三十四回 惡貫滿盈貪官削職

甘來苦盡少婦生兒

第三十五回 巧施法術小嘍囉遭殃 智取名山衆英雄聚義

第三十六回 日暮途窮縣官遭劫 功高望重謀士專權

第三十七回 衆弟兄同心戮力 一俠盜知德報恩

第三十八回 留柬借銀英雄本色 恃強逼醮無賴居心

第三十九回 金小玉有意誑英雄 王先生無端受冤屈

第四十回 夢醒中霄店東出醜 屍陳血泊強盜下場

江湖廿八俠
目錄

長篇武俠
社會小說

江湖廿八俠

(第一集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黑地烏天貪官訪案 | 袒胸露臂俠客懲淫 |
| 第二回 | 纖跌二寸浪子魂銷 | 怪臉兩張老僧胆碎 |
| 第三回 | 扮鬼裝神周將軍顯聖 | 弄刀舞棍拳教師遭殃 |
| 第四回 | 龍鬪地頭蛇英雄得劍 | 鳩驅巢中鵲惡霸斂錢 |
| 第五回 | 跛足盜手擎三足鼎 | 卯角童力按兩頭牛 |
| 第六回 | 階下囚倏爲座上客 | 牆外人化作夜遊神 |
| 第七回 | 獅子峯前化裝驚俠客 | 報恩寺外潑水阻佳賓 |

第八回 草上飛行獻來絕技

井中行竊別出奇兵

第九回 運資財生人逢活鬼

鬧意見好友變冤家

第十回 喜孜孜財氣和、悔氣齊來

亂闐闐刀鋒與劍鋒相接

長篇武俠
社會小說

江湖廿八俠

(第一集)

吳興 徐伯平著

南匯 張恂子評

第一回

黑地烏天貪官訪案

袒胸露臂俠客懲淫

話說中國的十八行省中的河南省居九州之中故有中州之名現今已改鄭州爲鄭縣。這鄭縣雄踞河南省之中心。平漢鐵路貫通南北。徐卞隴海路線橫互東西。於此交會。於是鄭縣成爲交通之樞紐。兵家必爭之地。東爲開封。史稱東京。又稱汴梁。爲趙宋之舊都。古蹟有相國寺鐵塔。高十有四層。聳然壁立。上凌霄漢。可摘星辰。在數十里外。已可望

見塔尖。相傳係唐時所建。可是頹廢已久。不復有人登臨憑眺。清季某年。忽地有女人的一雙纖足高懸在那塔尖之上。初起大家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後來給眼光好的人瞧清楚了。城內外的居民。舉目觀望。可是都不曾知道這雙脚是真是假。是怎樣掛上去的。闔城男女老幼。頓時都動了一片好奇之心。走近塔下觀看。也看得不很清楚。要想將他除下來審視一番時。又沒有法子可想。休說掛將上去了。當時上至官府。下至愚氓。有眼無非觀望塔尖。有口無非評論雙足。到底這雙足從何而來。却無一個人明白。不過同時開封城中一家居民。忽地發現了一個無頭無脚的女屍。一顆腦袋平空却懸掛在懸衙門大堂的正樑上。可是兩隻脚却没有找處了。因此社會上三三兩兩。謠言說那塔

尖上懸掛的。定是這女人的一對金蓮。所以官府便懸下重賞。讀書人
哼唧唧。也吟起甚麼新樂府來。當時縣衙門裏。爲了這件案子。也鬧
的鴉飛雀亂。且說這時的知縣官兒姓郝名清。是個伸手死要錢的朋
友。民間間直便稱他爲黑心包龍圖。開封本爲包拯舊治。當時包拯立
法嚴酷。不畏強暴。鐵面無私。時常出外私行訪案。到頭來却兩袖清風。
如今這姓郝的。如何稱之爲包龍圖呢。也有兩個解說。第一個便是立
法嚴酷。第二個便是也歡喜私行訪案。只是死要錢鈔。所以稱爲黑心
包龍圖。在任不到半年。無法無天。天平夾棍。老虎橈。逍遙牀。紅綉鞋等
奇怪的刑具。排開在階下。也不知冤枉了幾許蒼生。山東江蘇安徽河
南四省交界的地方。民風強悍。盜劫械鬥。積案如山。那知這位黑心包

龍圖光臨開封之後。却坐鎮一方。居然也訟庭草長。門可羅雀。因此上司稱許他是一位能員。其實人民遭了盜劫。已經原氣大傷。那堪再受官吏的逼勒和要索。差役的刻削和盤剝。所以祇好含冤負屈。不敢再向活閻羅前控訴了。這個黑心包龍圖。倒也不肯享清閒之福。偏要喬裝改扮。出外私行察訪。更兼他不顧官箴。又姘上了一個民間的寡婦。面子上算被他霸占作了外室。暗底裏却是開封有名的流氓。盡是這寡婦的面首。因此替他想出許多括地皮。敲竹槓的計策來。一羣流氓。狐借虎威。無惡不作。郝知縣祇要有錢到手。到也言聽計從。不管是非曲直。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忽然出外私訪。扮做算命拆字的先生。手拿一面白竹布的旗兒。上邊大書特書道。王鐵口神機妙算。臉上戴付墨

晶眼鏡。扮做瞎子。所以另外一隻手裏。執着一根竹杖。拿旗的手裏。並拿着一面小鑼。鏗鏘的敲着。在冷街小術裏瞎闖。這時有家人家。母女二人。叫他進去算命。因他是瞎子。所以毫不避忌。算命的時候。便立在他對面。這家的小姐。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却被他從頭上看到了脚下。從脚下看到了頭上。看一個不亦樂乎。真所謂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了。當下便瞎七搭八。算了一陣。直算了大半天。還是桃花運六堂運。纏繞個不休。那位老太太。早就把命金送了出來。他却還是在那裏說這位小姐。貴人星高照。起碼要做知縣太太。一帆風順。步步高陞。將來還有將來。怕還不止是七八品的誥命咧。那位老太太道。我們不憂着。不愁吃。也不希望做官做府。但願他未婚夫。早些回

鄉。招贅在家裏。生育子女。傳宗接代。那時也心滿意足了。那郝清見無可再說。而且雖說心愛這美人。可是萬不能把這心愛的美人一口水吞下肚子去。祇好雙手受了命金。稱謝而去。一面却認清了街名和門口。回到寡婦家裏。方知這家姓秦。名岱瑩。做過鳳陽知府。五年前在任病沒。母女二人。盤喪回家。手裏很有幾個錢。那小姐的母舅徐文彬。在四川作幕。從幼便中表締婚。親上加親。況且又正值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時候。文彬之子。名喚筱文。已讀書進學了。因把親事擔擱。想要秦家母女。送到任上去結婚。可是秦家母女。都是女流之輩。路途迢遞。又覺說不出口。自己却因爲官途尙還順利。一時捨不得告老還鄉。因此信上常說要還鄉。替兒子完成親事了。結向平之願。可是到底不曾實

行。累得秦家母女。朝晚懸望。拆字起課。求籤問卜。不止一次。那知這次算命。偏偏遇着惡魔。到了翌日。郝清所姘的寡婦。坐了一頂四人轎。直到秦家。向秦老太太說道。五年前岱瑩在安徽時。將小姐許配於郝清。因此郝清不日便要來迎親。郝清雖然放了這裏的知縣。但是不日就要高陞了。事不宜遲。現已定於十日內。來此迎娶。將來老太太也可以迎接去孝養在署。嫁裝等物。一時備辦不齊。儘可陸續添補的。那秦小姐名喚彩虹。聽見有人來談婚事。還當是徐家邀他來的咧。所以很覺難爲情。躲在房裏。側耳靜聽。那秦老太太。彷彿睡夢裏一聲霹靂。丈二金剛。簡直摸不着頭腦。聽他說完了。才鐵青了面孔。冷笑一聲答道。那一家曾經與郝府結過親來。你休要弄錯了人家。鬧出笑話事情來。那

寡婦說道：「你家是否姓秦？做過鳳陽知府的？」那秦老太太道：「這是不錯。我家女兒是受過在四川作幕的徐文彬長公子筱文聘禮。那裏會來忙裏鑽出一個甚麼郝清白清來？我不知道有這一回事。」那寡婦道：「不好了。一家女兒吃兩家茶。你們莫不是嫌郝清年歲又大，容貌又醜，官又祇做一個知縣，所以要想賴婚嗎？也不想看看郝清現在開封做官。你拈出一個四川的幕友來，那裏能壓倒他？」常言道：「糞桶也有兩隻耳朵。」你須要打聽打聽清楚。郝家是否欺得下的？要知道郝清不是省油燈。你賴了婚，他就不響了嗎？」秦老太太道：「你說郝府結親，那個爲媒人？還有什麼證據？」寡婦道：「媒就是我。送到府上的聘禮，現在姑且不說。你們小姐是否八月十七日子時生的？今年十八歲，鵝蛋臉中等身材。」

寸金蓮。別樣事體。可以開頑笑。這婚姻大事。豈可尋開心。你們要想賴婚。我便去報告。郝知縣。看你們賴得成功麼。說罷。立起身來。朝外就走。秦家太太。也不挽留他。讓他自去。當下秦太太回到房裏去。把方才的情由。告訴了彩虹。大家評論了一番。說沒有這件事。不過你的生年。和容貌。他們何以一明二白。說得一些不錯呢。如真有這事。你父親在日。決不糊塗到如此地步的。豈有將你許了徐家。又去許郝家的道理。現你父親歿後。已五年之久。郝家從來沒有來過人。那黑心包龍圖。到這裏來上任。也已經半年多了。那有到今日才來談起之理。彩虹道。黑心包龍圖。我往常也聽見人說過。他是歡喜喬粧私訪的。前天來的瞎子算命先生。形踪可疑。不要就是他。見了孩兒的容貌。才無中生有。咧快

叫老媽子去把徐府的賬房先生叫來。問問他看。他們男子漢。在外面跑的。郝清的容貌身裁。總是知道的。我看準定是那日的算命先生。所以我的生日年月。知道得這樣清楚。給了他錢。又不肯就走。話未說完。老媽子去了。又回轉來。告訴太太道。前後門都被縣太爺派人把守。不許進出。說要等小姐過門後。方可恢復原狀。如若要吃用的東西。可對他們說。郝縣太爺自會叫人送來的。母女二人。聽見姓郝的。已是派人來看守了。請教如何能通消息。如何能脫身逃將出去。早嚇得三魂六魄。已是飛去了一半。祇得眼淚汪汪。相對着汎瀾大哭。秦老太太說道。彩虹吾兒。這件事情。怎麼辦。可惜沒法子去通一個信息給徐家。否則也可讓他們代我們想法咧。彩虹答道。這是前世冤孽。孩兒命裏所遭。

祇有與他性命相搏。可惜母親年老。並無弟妹。隨侍膝下。叫孩兒死了。那裏閉得攏眼睛。母女二人。抱頭痛哭。不過也不能不商酌一個對待之法。忽地想到五年之前。秦岱瑩在任時。現任的官眷。那個敢得罪。何況用強力壓迫。搶奪我們的掌上明珠呢。因此更加哭個不休。這也不在話下。却說秦岱瑩生時。延聘一個保鏢的。名字叫做萬人俊。賓主相得。有十餘年之深交厚誼。從家眷扶柩返鄉。一路全由他主持。後因鄉居無事。告辭回去。仍操鏢行舊業。這時候正值路過鄆州。便特地繞道到舊主人家來探望。誰知剛走進秦家住的獅子衙。就被底下人阻止。初時還當是秦府喬遷了。另有他家居住咧。所以也就退了去。在茶坊酒肆中。着意打聽。不一會便打聽得一明二白。到了二更時分。便

換上夜行衣靠。想去將黑心包龍圖懲誡一番。知道黑心包龍圖與竹竿巷汪家小寡婦有暗昧糾葛。夜間定在衙門外住宿。因此特地到竹竿巷來。見樓上燈燭輝煌。明如白晝。萬人俊在屋面上。使用雙腳鈎住了屋擔。把頭伸下。向裏一望。却見朝外一隻大牀。東邊一對玻璃衣櫥。西邊疊着衣箱。窗前一隻八仙桌。黑心包龍圖與汪家小寡婦並肩而坐。兩個人身上都一絲不掛。看看黑心包龍圖倒像關雲長單刀赴會般。有了八分多的酒意。演盡許多醜態。汪家小寡婦儘管以黃湯當做迷湯。灌個不休。不多時果然醉倒。便扶他到櫥邊檯上。睡得人事不知。又見小寡婦把手掌拍了三下。便從後面房內走出兩個男子來。將着饌碗盞。收拾清楚。兩個男子走近黑心包龍圖身邊。見他睡興很濃。一

些沒有知覺。便把火吹熄。將小寡婦擁抱到了牀上去。看得萬人俊火高十丈。忍耐不住。拔出腰刀。晃了一晃。一個燕子穿簾的架式。便跳進房內。腳聲在樓板上格磴一響。床上三人。却沒有睡著。聽見有腳步聲音。疑是黑心包龍圖一睨。睨醒。不免吃了一驚。萬人俊忙不迭的用刀向牀上亂斫亂剝。正在此時。一條黑影。便從床上下來。如電光一閃。已逃到房門之外。第二個黑影再想竄出來時。却被人俊順手將刀攔住。祇聽得很笨重的聲音。跌倒在地上了。牀上便叫出救命二字來。聲音却極恐慌。人俊順手將刀把帳門子一擦。接着燃上燈燭照時。見黑心包龍圖。依舊睡得像死豬一般。全無知覺。地下跌倒的一人。身上也是一絲不掛。原來已吃了自己一刀。刀尖正觸在喉間。頸項已半斷半連。

床上一個寡婦。黑暗裏也吃了自己一下。不過還沒有斷氣。祇斬去了雙足。現出悲慘痛苦的樣子來。人俊隨手便將那頭割下了。斷送了他的殘生。地下一個男屍的頭。也割下來了。放在一處。刀上血跡。在帳子上揩抹乾淨。心想我本意是來救援秦家小姐。報答故主恩惠。懲做貪官污吏的。無意中却做了一件血案。也可使他膽寒。不敢逼婚了。這件案子張揚出去。看他有什麼辦法。主意打定。便取紙筆寫了一張字條。放在郝清袋裏。仍從窗口內。跳向屋面而去。郝清一醒。坐起身來。見賢燭半明半滅。燈花結了。有四五分長短。自己睡在櫬上。夜深酒退。身上覺着有一些寒冷。便起身想走到床上去睡。脚下踏着一灘血迹。覺得異常潮溼。把燭上燭花彈去。向地上一瞧。却是一個無頭的男屍。

阿呀一聲。幾乎把燭臺打落在地上了。幸虧素來胆大。還可支持。撩起帳子。想問問汪家小寡婦。是什麼一回事。誰知不看猶可。一看時。却是一具無頭無足的死屍。看個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停了一會。才聲張起來。喚起小寡婦的婆。認明男的是他內姪。李啓文。逃走的是他外甥錢阿二。燃上燈籠。各處一找。在廁所裏找出一個錢阿二來。問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錢阿二說道。吾與啓文。在天井內納涼。聽見嫂子招呼吾們上去。疑心是喝酒醉倒了。叫吾們上去扶持。那知走進房間。燈火全無。啓文在牀前摸火石打火。吾立在他背後。聽見有脚步聲。以爲郝太爺醒來了。吾趕忙退出。啓文在後面。逃走不及。想被不知姓名的人殺死了。吾恐他追來。所以躲避在後園的。郝清忙分辯道。殺人的

決不是我。否則何以我把他二人殺死。倒不逃走。你倒先逃走了。天下甯有這個道理。我沒有逃走。殺下的兩個頭和一雙脚。會得到那裏去的呢。哼。一定是你拿去棄擲了。吾拿你到衙門裏。重重辦你。才可以銷我心頭的恨氣。回顧旁邊的老太婆道。這個兇手。你們不可放他逃走。把他綁起來。再到後面把你媳婦人頭和脚找尋一下。郝清嘴上如此說。心上明白。這件案子。牽涉到自己身上來了。倒有些不好辦咧。張揚出去。有失官箴。恐怕自己前程。頗有妨礙。所以當下又對小寡婦的婆道。家醜不可外揚。統是你自己的親人。伸了內姪的冤。就害了外甥。吾看大家私底下講講和罷。要費用儘管到我衙門裏拿去。如若一定要替死的報仇。具張稟帖到衙門來。我也好照辦。這們一鬧。東方已經

發白。雄雞報曉。便把衣褲整理一下。面也不洗。穿上一件長衫。回衙而去。坐在書房內。獨自呆想了一會。此案牽涉到自己。雖然不要我去抵命。我的前程一定保不住。至於錢阿二妒姦殺人。他不曾遠逃。所以一找就着。兩個頭一定拋擲在近處的。可是爲何尋不着。若說不是他殺死的。也祇好冤枉他一遭。只不過他要是一口牽到我身上來時。如何是好。正在思想時。睡魔光臨。便脫下長衫。想在湘妃榻上。睡他一瞇。却落下一張紙條來。拾起一看。阿呀一聲。幾乎暈倒。不知郝清拾起甚麼東西來。下回再講。

評曰。做小說難於起。難於結。起結平庸。便非好小說。本書以鐵塔上發現一雙小脚。縣堂發現一顆人頭。作全文總冒。令人未看全

文。精神先爲之一振。是作者固深得小說之三昧也。

第二一回

纖趺三寸浪子魂銷 怪臉兩張老僧胆碎

話說郝清脫下長衫。在胸間落下一紙血書來。拾起一看。只見上面寫着道。姦夫淫婦。身首分離。小足一雙。高懸塔頂。人頭兩顆。並峙樑間。若再逼婚貞女。不改前非。當亦斬汝駢頭。送汝狗命。也後面畫上一個細長的人。執了一把腰刀。血淋淋提了兩個人頭。仔細一看。字亦端莊秀麗。畫得也極神似。正在猜想錢阿二他是一個粗人。如何能寫就了。塞在我胸膛前呢。况且幾句對偶。似通非通。似可解似不可解。竟想不出是何意義來。此時忽地外面人聲鼎沸。一個當差的進來報道。大堂正樑中間。掛燈的銅圈上。不知何時。掛上兩個人頭。郝清心上明白。汪家

小寡婦與李啓文的首級。不知如何懸掛上去的。想着第三第四句小足一雙云云。不知失去的兩隻小脚。掛懸在那裏。又一想開封城裏的塔。要算鐵塔最高。年代也最多。從來沒有人敢上去。何況塔尖聳峙在半天裏。如何上去懸掛呢。大堂正樑。離地也有三丈多高。不用長扶梯。搭脚上去懸掛。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個兇手。要捉到他辦罪。恐怕辦不到咧。案子張揚出去。又隱瞞不下的。如何是好。總覺心上壓了一塊石頭般。一時間放他不下。遂立起身來。走到後園空曠的地方。將那隻塔看了一回。祇見鐵塔上面。像有一對烏鴉。棲止着似的。只是隱隱約約有兩點黑影。距離得遠。看不清楚。正要叫差人去查時。該處地保。已來報告。塔尖上懸掛一物。日影照在地上。好似女人的小脚。因不

知何人所掛。何時掛上去。特地前來報告。請太爺的示下。郝清問道。這裏地方。有飛檐走壁。武藝出衆的人嗎。你們各據所知。報告上來。我並不是疑心他們做案子。因爲要破此案。若不有出衆人材。如何破得了。地保不敢多說。垂手答道。小的於武藝一門。却是門外。只得讓小的出去打聽了。有精通拳術的人。再來稟告。郝清點了點頭。又傳捕快皂隸。通班侍候。叫他們在外留心。若有經商路過。賣拳頭。走江湖這一類有武技的人。更宜注意。如果路道不正。形迹可疑。許你們先行拘捕。一面又聽得地保說起塔尖上好似女人的小脚。倒提醒了郝清的小脚癖。來。想汪家小寡婦被殺死後。秦家親事。那個去傳言呢。當下與手下的師爺商議了一會。也沒有好法子。祇得叫一個走狗的男子前去傳言。

叫他們早些預備。准定在十八日前來迎親。需用東西。完全由乾宅送來。這個走狗。不打聽仔細。想拍順風馬屍。做現成媒人。一團高興。跑到秦府。說是替郝府來做媒人的。就被秦老太太開口大罵。不容他存身一刻。連來意都沒說明。頓時趕出大門。接着大門緊閉。裏面還在嘮嘮叨叨的罵不絕口。那走狗撞了一鼻頭的灰。回去向郝清直說。郝清直怪他不善說話。得罪了秦家老太太。所以如此。那裏及得到汪家小寡婦。能言善辯。又和氣。又幹練。死貓說成活老鼠。說得活龍活現。現在被走狗前去把事情弄僵了。索性硬到底。看他們有什麼方法。你不答應。昨日就應該一口回絕。讓我攔起了這條心思。今朝忽然翻變。叫我那裏坍得下台。預備一千兩黃金。打成百兩的一錠。金元寶十錠。明日

送去。常言道。財可通神。秦家或者看在趙玄壇面上。轉怒爲喜。亦未可知。心上越想越得意。越得意越要想馬上去迎娶。連夜洞房花燭。便刻不待緩的去請師爺來商酌。在簽押房裏。交頭接耳。秘密談話。這事暫擱一邊。却說萬人俊夜間殺了淫婦姦夫。將頭顱懸掛縣署大堂。一對金蓮。高懸塔頂。以謂這件血案。足以聳動聽聞。叫郝清左右爲難。好讓他收拾起強娶秦家小姐的心思來。當夜幾處一擔擱。已經東方發白了。回到寓所。時光不及。身上穿的夜行衣。在路上行走。又容易露眼。正在爲難之時。剛值走近一帶紅牆。擡頭看時。却是開封的西城隍廟。知道廟中有幾間寢宮。是城隍和城隍奶奶的臥室。一年四季。非逢時節。勝會。終日關閉。就是管廟的也不大進去。便縱身跳向牆頭上。瞧時。見

只有一個院子裏。青泥苔一直連到堦沿上。綠得可愛。天井中的草。也有五尺多長。那裏正好安身。跳下去一看。果然進出的門。都被鐵將軍把守。萬人俊就從牆頭上跳將進去。只見共有三間房子。中間供着城隍的偶像。兩面皆是房間。牀帳被褥俱全。可惜蛛網塵污。佈滿屋中。當下就在拜壇上坐了一會。眼睛有一些疲倦了。可是四面蚊蟲。竟愈聚愈多。只是朝他身上來吮血液。他立起身來。天光已經明亮。便把香爐放在門邊。把那門頂住了。才放心在牀上。放下帳鈎來。倒頭便睡。一醒來。已經天時正午。肚皮裏五臟神。只是攪擾個不休。再睡又睡不着。鼻管裏一陣一陣送進來魚肉香味。直使他饑涎點滴。食指跳躍。忍耐不住。側耳一聽。牆外東首。好似廚房。隱隱有刀勺聲。便跳上屋檐。朝下

一看一個小和尚。端了一壺酒。一大碗肉。朝外走着。另外一個小和尚。捧了一隻空碗。伸長了舌頭。舐個不休。一面嘴裏嘍哩咕嚕說道。強盜。胚。這樣會吃。不曉得留一些給我們嘗嘗。添酒添菜。忙個不了。師父又小算。又精刮。他來了。白忙一天。油水搭不到一些。還要批評我們。曉得火功不到。滋味不好。唉。我們真個不如一條狗。狗有時逢着客人來了。可以吃一飽那肉骨頭。我們白辛苦了一天。還要無風起浪。被師父將一頓皮郎頭。賞賜給我們咧。現在菜已一齊搬出去了。飯也盛出去了。看他們吃到什麼時候。人俊也不去理會。慢慢的隨了他們。走到前面東廂房。躲在窗外樹影下。瞧見一僧一俗。對坐飲酒。旁立一個小和尚。替他斟酒。一個和尚鬍鬚滿面。好像一尊羅漢。那個俗家打扮的脚。

上穿的一雙皂靴。元色褲子。白色短衫。胸膛前一行密門紐釦。面目黧黑。似乎是孔武有力的人。真所謂路極無君子。有武藝的膽大。不一會一陣濃烟。鑽向屋內。正欲查問時。和尚耳朶裏聽得喊山門口失火。那老和尚大驚。從座上跳起來。朝外就跑。俗家人也跟着走。小和尚也自然一同去了。走得一個都不剩。老和尚到山門口一看。幸虧沒有燒着廟宇。祇在山門口相近的一堆乾柴。焚去了一些。叫小和尚挽水澆灌。自己便挽了俗家人的手。那個人叫做馮冬林。回到廂房內。一看當權一隻黑狗。却把拾上的碗盞。狼藉了一地。見有人來。忙從拾上跳了下去。把碗又碰碎了兩隻。馮冬林說道。悟空師這種東西。既被狗吃光。便叫小和尚收拾去了吧。有飯盛來。充充飢也好。悟空忙喊小和尚去盛。

飯。小和尚答道。燒的魚肉。一齊搬出來了。飯也盛在飯籮裏。早已送到廂房中來。那裏再有飯。悟空和冬林不相信。到廚房內一查。祇有鑊子內一張鍋巴。餘的東西。一些沒有。四個人空着肚子。各處找尋。還疑小和尚掉的鎗花。後經小和尚證實。放飯籮的桌子上。汽水和熱氣。還沒。有退淨。方才相信。大家糊亂猜度了一番。也就罷了。疑神疑鬼。莫衷一是。又叫小和尚去買來烹炙。鬧得手忙脚亂。原來萬人俊在窗口外偷窺。見一僧一俗。大喝大嚼。自己肚子裏。蛔蟲。不管三七廿一。竟鼓譟着。好像兵士鬪餉般。便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到山門口。擲了幾束枯柴。燃上一個火。頓時濃煙密布。又隨口大呼救火。用調虎離山之計。把大和尚小和尚一齊調開。走進去。捧了一飯籮飯。看了一看。覺得已夠一飽。

檯上還有一碗魚一碗肉。都向飯籬上着放。又撈了兩瓶酒。一直往後。走到第二個院子裏。一隻黑狗躡進來。狂吠不休。恐怕動人之疑。追尋到犬吠所在來。酒飯吃得須不舒服。便把手中東西向地上一放。那隻黑狗跑去就吃。被他向頸上撈了一拖。提在空中。一把又托在尻骨上。四脚朝天。捉到廂房內。把狗嘴對準肉碗一擡。狗已聞到肉香。嘗到肉味。自然不客氣。就在檯上大嚼而特嚼起來。人俊回到後院。捧了飯籬。挾了酒瓶。縱過牆頭。把偶像提到床上。讓出坐位。拏起酒瓶。一口一口的喝。酒也喝完。飯也吃飽。又去一瞧。兩個小和尚淘的淘。燒的燒。那一僧一俗。正在講究塔上懸掛小腳的一件事。冬林道。這個人本事要比爾我高十倍咧。這樣能人。可惜我不曾當面會過。不然拜他做師父。跟

他學習一番也好。悟空笑道。收你小毛賊做徒弟。前世裏倒足了霉呢。我一個師兄。叫做悟性。他來時。從來沒有走過山門。這裏高的牆頭。他當門口一般。一脚跨過。可是他性情特別。一介不肯取諸人。手頭有了錢。見有貧窮困苦的人。雖不向他借貸。却自情願施散幫助人家。又不肯留下姓名。他有一個徒弟。本事學得與他差不多。盜了鄰人從親戚朋友那邊募化來的棺材喪葬費用。被他知道。一定不答應。錢又消化了一半。限他三日內。如數歸還。缺一個大錢。就要拿刀子。與他算帳。他的徒弟沒奈何。賣去自己的住宅。拚湊得如數了。捧去告罪。原璧歸趙。方才過去。如若收你做徒弟。你的行爲。被他知道了。早已送你到閻羅大王那裏去咧。冬林道。不見得有武藝的人。個個是義俠。沒有一個如

你的好色。吾的好貨。我也不信。悟空道。貧僧如何好色。冬林道。和尚是色中餓鬼。我稱你好色。還客氣一些。悟空跳起身來大怒道。你繞了遠道兒。開口罵人。我不過要佔一份。不會讓你一個人受用罷了。前晚輪流着姦了一個小姑娘。簡直便姦死了。你還心痛。說出這樣話來。我們大家分淘了罷。好讓你稱心滿意。打滿貫算盤。冬林起身橫一個揖。豎一個揖。央求他不要放在嘴上。被人聽得。不是兒戲的事。人俊聽得一明二白。知道這兩個不是好東西。把他們殺死了。似乎罰得太重。想把他懲儆一下。便回到了廚房間內。見兩個小和尚正在忙得不亦樂乎。聽得脚步聲音。疑是師父來催促。嘴裏說道。快好了。火功還沒有足。回頭一看。見人俊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倒呆住了。做聲不得。被人俊把

他雙手反剪解下小和尚的褲帶。繫縛定當。後面燒火的一個小和尚。聽見灶頭前面。有悉悉索索的聲音。疑是師父來擰師兄的皮膚咧。忙立起身來一瞧。見師兄被一個不相識的人反綁着。啊呀一聲。救字還出得一半。就被人俊抓住。把嘴吧朝灰堆工一擡。一時鼻管嘴吧。都塞滿了許多灰。喊不出聲來。兩個小和尚。一同縛在一個繩上。朝柴堆上一拋。已經煮熟的菜。又吃了一飽。摸到和尚房裏。從箱子裏翻出一飽首飾。簪。圓戒。錫。金銀皆有。又取了一件綉花的紅袍。回到廚房內。將兩個小和尚的脚放鬆了。臂膊和臂膊。背對着背。繫縛停當。將綉花袍替他穿上。又用稻柴繩。替他把腰裏一束。接着把鍋煤把一個小和尚塗成黑面。一個把石灰塗成白面。嘴裏塞了一團衣角。開不得口。成了一

個兩面人。一黑一白。煞是好看。人俊穿了馮冬林的衣裳。把夜行衣換下。和首飾包在一起。縱牆而去。兩個小和尚。見人俊走了。方敢一步一顛。摸到師父那邊去。可是不好走。又走不快。一步走不到一寸許。已累的滿身是汗。才到西廂房天井外。冬林和悟空一看見。嚇得連聲說道。怪怪。忙開了後窗。跳窗口逃走。兩個小和尚。又說不出說話來。祇有呻吟之聲。更使得冬林悟空聽了。覺得害怕。兩個小和尚。立在天井中。無法可想。那冬林和悟空跳出了窗口。去尋了一根扁擔來。各人執着。繞道到廚房裏。呼喚兩個小和尚。却形跡全無。灶頭內烟斷火熄。碗盞凌亂。又尋到房間內。箱籠什物。雜亂無章。抽屜不閉。箱蓋開啓。疑是兩個徒弟被妖怪啣得去了。又繞道到天井中。那個兩面妖怪。屹立不動。放

大了胆。輕輕的走上去。趁他防不備。用力一下。從頭打下去。却鮮血直流。跌倒在地上。方才敢走近去。仔細一看。才知是他兩個徒弟。忙把繫的繩索解開。嘴裏塞的東西挖了出來。才恢復了說話的本能。一個徒弟已經頭破血流。不醒人事。悟空去拿了一把香灰。替他按上。讓他睡在大殿上的木拜壇上。一個徒弟把親身所遭。親目所見。詳細告訴了一番。又去四下巡查了一遍。見毫無跡踪。把箱子中仔細一檢。知歷年積蓄下的首飾。已不翼而飛。又見房內牆壁上寫着一行字道。

莫謂天道無知。

報應有遲有早。

二人作惡多端。

小賊碰着大盜。

若不改過自新。

須防無常來到。

要問吾的姓名。

且上鄭州大道。

末畫一個長人。手執腰刀。二人久知鄭州一帶。是南北要道。如有不義之財。作惡之人。須被搶劫殺戮。末了畫一個長人。作爲記號。就是保鏢車子上。也插的一面長人旗幟。那個敢去捕捉。他的真姓名。沒有人知道。江湖上異口同聲。喊他做長脚大王。其實他脚。並不會異於尋常的長。他畫的長人。表示出類拔萃。不同凡俗的意思。自然是萬人中的一個俊傑。便是他的真姓名。真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因誤傳訛。所以出了他長脚的混名。話休煩累。當下悟空同冬林。各處查檢了一遍。又發明了他在城隍寢宮內。食後遺留的飯籬和酒瓶等器具。還當他存身在此中。咧。却不敢得罪他。每日煮好了六色菜。綴了一個盤。拿去放在門口。送將進去。塔尖的案件。一定也是他做的。驚天動地。自然羨

慕的。了。不。得。想。從。此。結。識。了。他。以。後。出。了。岔。子。也。好。有。一。個。依。傍。所。以。不。怨。反。敬。重。他。起。來。不。知。萬。人。俊。曾。否。入。他。牢。籠。且。聽。下。回。再。講。

評曰。武俠小說最難寫得滑稽。徒描寫好勇鬥狠。不足盡武俠小說之能事。必也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而後始可令讀者愛不忍釋。本回萬人俊用調虎離山計。及兩面人戲耍悟空兩事。匠心獨運。皆神來之筆也。

第三回

扮鬼裝神周將軍顯聖 弄刀舞棍拳教師遭殃

話說萬人俊穿了馮冬林的衣服。挾了那小包裹。大搖大擺。在茶坊酒肆。兜了一轉。也沒有打聽出消息來。及至走過秦府門前。却見四扇牆門。依舊緊閉。昨日攔阻他的人。仍有幾個在那裏。知道黑心包龍圖。還沒有肯把強娶的念頭打銷。當下走不到三間門面。却見有個人來碰秦府的大門。不多一會。又見那人垂頭喪氣的出來了。一直從他的身邊走過。人俊心中明白。也就回到寓中。茶房等詫異萬分。多方盤問。人俊推說道。今晨你們才開大門。我就出去的。因急於趕路。所以沒有洗臉。鎖了房門。不及關照你們。及至此時公事方才完畢。便回寓來休息。

明天仍須清早出外。你們客人多。事體忙。不必招呼。有時或者不回來。房金也照算。不必等待伺候。我預先在這裏關照明白了。免得你們麻煩。茶房道。不是我們來麻煩你老人家。實在因爲縣裏出了塔尖上懸掛小脚的一件新鮮血案。頓時緊將下來。要把客人一個個盤問。有幾家住着的客人。身體長大。就不問情由。把他拘捕去了。幸虧吾們老闖與地保。關着一些親眷。才把先生擔保下來。他們又把先生的東西。翻弄了一遍。說道。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先生的面孔。見識一下。預留一個信息在這裏。叫先生晚間不要出外。人俊笑道。這件新聞。我也聽見人傳說過。我身體不長。不會犯嫌疑。況且我正要早些休息。他們來了。你來招呼我一聲。也就是了。當下人俊回到房中。把門門上。心上想道。我

去動手時。沒有露過真面目。那決計不要緊的。這一件夜行衣。和一把腰刀。還有首飾。他們要是看見了。豈不要動疑。這便如何是好。那時正值日落西山。萬家燈火將明之候。便開了樓窗一望。伸出手去搭在屋檐上。一手又提了小包裏。將兩腳懸空。從下向上似倒捲簾子的一般。眨一眨眼。人已在屋檐上了。便把小包裏放在瓦楞裏面。兩手握住了。樣子一個跟斗。兩足已踏着窗口。輕輕跳下。便聽得樓梯上一陣腳聲。擁上七八個人來。茶房叫道。萬先生。萬先生。地保要來瞧你一下。人俊一想。形勢不妙。想從窗外逃走。又是一想。這幾個人不在我心上。證據已藏過。若被他拘捕。在街上我也有本事逃走的。有什麼懼怕。硬了頭皮。把門門拔去。讓他們進來。把人俊看了又看。東西翻了又翻。也不說。

什麼人俊發言道。比縣官再大的官也都見過。照開封這樣的縣。少說一些。已走過二三百個。這樣行徑。倒是第一次碰着。你們看清楚了。查到什麼沒有。請你們快一些。完了事。可以請你們出去。好讓我早些睡覺。衆人面面相覷。便陸續退了出去。人俊把門關閉。倒頭便睡。那些人吃了人俊的排揎。一時無可回答。也就自去調查別個客人。和別家旅館。查到二更以後。方才完竣。覺得人俊幾句說話。不抗不卑。棉裏有針。氣不過他。大家商量一下。不要去管他。有來頭沒來頭。且去把他帶住。讓他受用一夜。看他再敢出言生硬。開口強項嗎。大家商議之下。都以爲然。因此便依舊回到那家旅館。在人俊房門外。敲個不休。還當是人俊有意不去理他們。敲了一會。不見人俊起來開門。就動手把房門

撞開進去一瞧。那裏有人俊的影兒。檢查物件。一些也不少。單單沒了這個人俊。樓窗雖開。屋檐甚淺。也沒有行走的痕跡。大家萬分詫異。查究人俊來住過幾夜。才知道住過一夜。便料定做案的是他。可是他到了開封。就鬧了如此大案。塔尖上掛得上小脚去。定然本領不凡。所以這樣高的樓窗。他也有本事下去。當下就將人俊遺留的東西。一齊收拾起來。還帶了寓主人。說他窩留江洋大盜。推推搡搡。擁到衙門裏而去。不在話下。且說人俊一聰明醒。將近二更。就依舊從樓窗外跳上屋頂。穿了夜行衣。將一包首飾。走過貧苦人家。一件一件施捨完畢。大件東西。就擲在他們屋內。時正天熱。人家窗戶不閉。所以很便當的小件東西。用柴草札縛了。然後擲將進去。儉富濟貧。覺得心上十分暢快。走

過關帝廟時。心上突然一動。想我的面孔。好像周倉。可惜沒有鬚鬚。鬼神設教。便能使世俗容易信服。我若果如此這般。到也未爲不可。主意想定。便走進廟內。將周倉的衣裳。脫將下來。穿在身上。又將漢亭壽侯的刀。也拿在手裏。去周倉嘴邊一摸時。那知泥塑的偶像。年久失修。泥屑下墜。鬚也應手而下。他也不怕。就拿裝在自己頰下。一口氣奔來縣署內堂。見知縣已經高臥。房間內壁上懸兩把寶劍。就摘了下來。插在郝清的頸項兩邊。將帳子揭起。把關刀在檯上一拍。郝清一覺醒來。頸項冷凜凜的。一看左右兩把劍。離開皮肉不到一寸。牀前燈光之下。空着一個怒容滿面的人。把關刀指着了自己。說道。郝清。你在這裏做官。不應該作惡多端。強娶有夫婦女。本應今天死於刺客之手。我念汝

陽壽未終。特來顯聖。須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若不悔過自新。死便在目前。汝若不信。我留鬚鬚給你作證。祇見周倉袍袖一張。旋身而去。燈火頓時都熄滅了。郝清仰臥在牀。嚇得失魂落魄。不敢動彈。又不敢聲張。半死半眠的暈了過去。正在此時。轅門上解來了寓主人。通信到上房去請示。一個當差進去。燃上燈燭。見有兩把劍。插在郝清頸項邊。聲張起來。疑是出了大禍。郝清被刺客刺死了。一時鬧得馬仰人翻。哭的哭。拔劍的拔劍。才把郝清叫醒過來。眾人爭問什麼一回事。郝清坐將起來。告訴他們道。我睡着時候。一個刺客飛來一把劍。正中嚙喉。被周倉將軍把關刀向左一指。就插入左面了。刺客不肯心死。又飛來一劍。不偏不倚。正也對咽而下。又被周將軍左右一指。劍就插入右面。周倉

大怒把刀一拍。將刺客驚走。謂我做官清正。陽壽未終。故來顯聖。你們不要不相信。周倉將軍還把鬚鬚留下。要我修塑金身。重修廟宇。快替我將周將軍的鬚鬚拾起來。一個當差的把燭一照。果在床前。有一撮鬚子。外面又把捉拿刺客的話傳將進來。郝清立刻坐堂。地保走上來。把奉命檢查的情節。告訴了一遍。退下。又叫寓主人上去。問道。寓在你棧房裏刺客。叫什麼名字。寓主人道。萬人俊。郝清又問容貌生得如何。寓主人身裁中等。容貌不肥不瘦。有些像周倉模樣。不過沒有一部鬚鬚。郝清聽了心上一動。立刻傳齊衙役三班。到關帝廟拈香。一看果然。周將軍沒有了鬚鬚。傳寓主人來問他道。像這個人麼。寓主人答道。是是。郝清道。周將軍到你寓裏住宿。明明要叫你重修廟宇。拿鬚鬚給

我也明明要我再塑金身。你如不情願做這件事。我辦你一個窩留江洋大盜的罪名。把你的頭割下來。當做豬頭。祭獻在周將軍供桌上。寓主人聽了。不敢不答應。祇回答道。周將軍顯聖。小人很情願重修廟宇。恐怕家寒力薄。做得不像樣子。郝清道。你去募化。盡心竭力的趕辦就是了。當下擺道回署。果將看守秦府的人撒退。惟懸足塔尖這一案。鬧得上司都知道了。不得不嚴厲偵緝。發了海捕文書。請鄰封協緝。郝清且覺自己性命危險萬分。大有朝不保暮之勢。因此出了一張告示。聘請武藝高深的人。用作護衛。以致鬧出後文。無數事體來。姑且按下。再說萬人俊扮了周倉。將郝清處治過之後。在縣署屋上。尙未動身。却見外面擁進許多人來。仔細一瞧時。原來就是寓主人。便心上明白。回到

關帝廟裏。將身上衣服脫下。仍給周倉穿好。擄掇方才完畢。那郝清已來拈香了。他偏頭也不回。一直躲向城隍廟。休息了一會。耳朵裏隱隱有婦女嬉笑之聲。也不在意中。倒首就睡。一叵醒來。已有已刻。又從牆頭上跳了出去。向街坊上閒眺。偶然經過秦府。見守門的人。已經撒去了。曉得改扮的周倉已奏了功效。便走上前去叩門。那知十叩柴扉九不開。真的應了一句唐詩上的老句兒。人俊曉得他們錯疑是郝府來人。所以不來開門。可省許多麻煩。又不敢敲得太急。更恐裏面老太太誤會。停了好一會。才有人問是甚麼人。人俊隔着門回答道。我是萬人俊。特來報告消息。停了一會。才把門開啓。讓人俊進去。又復關上。人俊將經過事實。一層一節。從頭到底。告訴明白。秦家老太太。方才把憂愁

的心思放下。現出滿面笑容來。千恩萬謝。人俊道。郝清刻下雖收拾野心。打斷了強迫迎親之念。但怕他冷灰裏爆出熱栗子來。不可不防。伯母府上。又全是女眷。沒有人出場。至親好友。大都又遊宦在外。一有風吹草動。乏人照顧。小姐既已受茶。依小姪愚見。叫乾宅從速迎娶了罷。老太太也可完畢一件向平之願。秦家老太太說道。我久有此心。已經屢次提議。緣徐文彬在四川作幕。一帆風順。捨不得告老還鄉。替兒子娶媳。又知道我伶仃孤寡。長途跋涉。送到任上去完婚。又說不出口。所以屢次有信來。談到親事。總是躊躇爲難。現今被郝清一鬧。祇好把女兒送到四川去。圓成花燭。了却我一片心事。惟路上沒有男子同伴。如何是好。人俊道。如老太太決定了主意。路上照顧。不須憂慮。小姪可以

効勞。況且小姪不日要在山西動身。替商人保十萬銀子的鏢。到湖北武昌交卸。在鄭州打尖。也可枉道到開封來。替舊主人請安。至多再有兩個月的擔擱。我看一定請老太太在九月底十月初動身罷。屆時雖然日短。路上不會有冰膠雪凍。出門人便當一些。至於在這兩個月內。恐防郝清再有什麼舉動。老太太可同小姐到親戚家裏去。暫住幾時。秦家老太太道。你說起我倒想着一件事體來。要和你商酌。郝清從此以後。要是循規蹈矩。不起壞念。老賢姪再來光顧。自然一找就着。若郝清仍有逼婚的那種舉動。或有什麼流言。我們應當見機預先躲避。并且還要隱姓埋名。老賢姪再來時。如何找尋得着呢。豈不因此誤了正事。人俊把頭側了一側。沉思了一會。答道。此話有理。我探聽得出來。難

道郝清倒不會探聽的麼。又是一想道有了。你們居住的樓窗屋檐前插一面白色小旗吧。我與你們暗底下約定的記號。就可知道。他人永不會知道。也不會疑心。秦家太太道。一面很小的旗幟。你怎麼找尋得着呢。人俊道。我們夜行人。黑暗天氣。能見三里路的遠。其實天氣黑暗。沒有一些星月的微光。在光線充足之處。望去覺得異常黑暗。要是久在黑暗之處了。倒反覺明亮的。况旗幟飄颻搖動。更易注目。自然容易找尋。故亮暗兩字。與上下大小長短等都是依比較而言的。沒有界限。譬如甲與乙二物。甲爲大。乙爲小。乙與丙比。乙爲大。丙爲小。乙有時爲大。有時爲小。大小二字。豈能作乙永遠評價。成永遠不變之名詞。亮暗也是如此。我們閒話太多了。已經擔擱時候不少。恐怕動人疑慮。就此

告別。秦家老太太道。承老賢姪顧念先人。如此照應。我母女二人的生命。皆老賢姪所賜。飯都不留一餐。如何說得過去。人俊道。我們道義之交。不在乎酒肉。世俗空虛無謂的應酬。不必在心。說罷起身。走出門外。老太太含着一包眼淚。送了出來。再三叮嚀。如同親人一樣。人俊也不多擔擱。一直回至鄭州。在離鄭州五十多里。有一個小市集。大約百餘家住戶。覓到一家客棧。住宿過夜。見天氣尙早。沽了一壺酒。在門前一株大樹下。飲酒納涼。見斜面對街院子內。一片廣場。中間豎立着一根毛竹。長有七尺許。竹頭外面蒙一藍布套子。旁邊地上。橫置千斤擔三付。大小不等。曉得是一練武的場所。就隨口扯淡。問旁邊的人道。那家練武的人家。姓甚名誰。可有出色的武藝。可也作怪。問其餘的瑣細事。

情。旁人個個都肯回答。獨有問到練習武藝的那家。無關緊要的隨口說話。衆人咸移花接木。答非所問。閒談之間。說到那家。就被衆口一詞的岔開去了。倒弄得人俊滿肚皮狐疑起來。想人家姓名和武藝優劣。茶餘酒後。不妨批評一下。有什麼大不了的。衆人現出如此行境來。顯見那家強兇霸道。是出於情理之外的。正在腦筋中盤旋縈繞。自問自答時。却聽得一陣刀劍聲。乒乒乓乓的響個不絕。回顧衆人。並不詫怪。反似不聽見一般。人俊假做不知。隨口道。甚麼響聲。衆人却不答應。人俊自言自語道。噢。在那裏比武。立起身來。反操了手。緩緩的踱上前去。衆人也不阻止。也不跟從。祇管講他村西那家種的瓜。其味甜蜜。村北某家種的瓜。生得很多。這一類閒話。人俊說的似乎不曾聽得。人俊立起

身來。走去觀看。也似乎沒有瞧見。人俊一個人踱過對街。一直沿西。見院子外面。隔的稀眼籬笆。望進去。很是清楚。就立住了脚。見廣場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頭髮鬍鬚。已經黑白相雜。穿的一身藍色衣褲。脚上穿一雙黑色的皂靴。想是教師。一個年方二十左右。穿的一身白紡綢。一條辮子。繞在頸項裏。在學習陣中。作一段的劍術。第一節叫做霜滿軍容。先運氣充滿少腹。以左手拊指搭刀鏢上。右手握拳。自注正面。以左足踏前三步。似手秋氣正清。作注視霜落於軍營之狀。因之歌訣。喚做霜滿軍營。此係劍術初步。全在運氣。教師不知全神貫注於運氣。學者更加忽略。倒覺好笑起來。人俊勉強忍耐。不曾笑出聲音來。接下去第二節秋氣清。應當運氣滿腹。以右手作拍胸狀。人俊見他全不

運氣。但舉右手拍胸。練習霜滿軍營。秋氣清。劍術中的這一句口訣。却似是而非。不覺冷笑出聲。忽然一個大漢。不問情由。上前扭住人俊。動手就打。不知人俊如何還手。下回再講。

評曰。本書得一奇字決。上回裝兩面人。以嚇和尚。餘音猶裊裊也。而本回又裝周倉。以嚇郝令。表面上似是相犯。而實際上却不相犯。令人如嚼柑果。回末又選出一個教師來。更具匣劍帷燈之妙。

第四回

龍鬪地頭蛇英雄得劍。鳩驅巢中鵠惡霸斂錢。

話說劍術中有一章。叫做陣中作。他的歌訣。編成一首七絕。歌曰。霜滿軍容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併得能州景。遮莫家鄉憶遠征。分作十一節。節節注重運氣。爲劍術中不傳之祕。一切在意會於無形。以心界之動靜。爲練習之目的。習之純熟。運氣合法。斯成劍術中上乘禪。可以無敵於天下。人俊見他們教者學者。都未注意於運氣。無異棄精華而啜糟粕。一時技癢難熬。因此冷笑連聲。原來這一家人家。姓殷兄弟二人。大的名世書。幼的名世善。酷嗜武技。廣延名師。在家裏供養着。求他們教授。祇要有一材一藝之長。他兄弟倆所不知道的。就可以敲

他們一下竹槓。他們定然不惜重金。來延聘的。你不敲他竹槓。他倒看得平淡。越敲得厲害。他越歡喜。越以爲名貴。其實他學的。不過是些皮毛罷了。人家把他打倒了。他倒不記冤仇。一定纏擾個不休。向你學習。其實質地愚魯。又不肯練習純熟。可稱難弟難兄。性情一式一樣。知道他脾氣的人。祇要把他打倒了。他便肯出八百或是一千塊錢。向你學習。你要是盡心的教他。他永遠也學不會。祇要過了三日。你讓他一手。被他打倒了。他於是就歡天喜地。自會送謝意給你。又稱贊你教授得法。拳法高明。快活的了不得。因此緣故。把父母傳下的幾百頃田。十餘家當舖。一齊耗個精光。可是他產業完了。脾氣却仍舊牢不可破。日常生活費用。已拮据到萬分。祇要你朝他一瞧。他就要向你尋是生非。詐

你一下。後來弄得沒有人敢看他的打拳了。祇要你在背後叫他名字。批評他優劣。他也會來誣詐你一下的。因此鄰居人等。曉得他的脾氣了。連他的名字也不敢出於口。所以萬人俊問的時候。一個不敢回答。也一個也不敢前走去瞧看。他不敢阻止。恐他借此原因。要來把人家誣詐。人俊不知就裏。走去觀看。已經使世善世書心上不滿意。又見人俊在旁冷笑。一時怒不可遏。世書便伸出手來。想打人俊一下。巴掌。鬧將起來。也可以誣詐他一下。那知人俊見他不問情由。動手就打。知道惡龍不鬪地頭蛇。打贏了他。也顯不出威武。所以見他打來。就把頭一低。讓過他手勢。世書又不識勢。見一下沒有打着。接着又是一拳。人俊知道與他弟兄風馬牛各不相關。在此過路。無冤無仇。不肯結怨。所以

又是側身一避。依舊沒有着身半點。殷世書見兩下皆未打着。全被他避過了。立刻便放出看家的本領來。手舞足蹈。上三路下三路。來一個不休。人俊曉得他不是自己的對手。所以並不還手。祇管躲避。使殷世書橫一個轉身。豎一個轉身。累得他臭汗滿身。全無是處。人俊反有意尋開心。伸手到他頸項腋下。去引也發癢。弄得殷世書旋了百餘個圈子。頭眩目花。支持不住。口裏喊道。殷世善。你還在旁邊瞧冷破嗎。不來幫助一下。難道一定要看我出醜不成。殷世善正在演劍。手裏拿着一把寶劍。雖不是干將莫邪。却也可以削鐵如泥。當下不管利害。便來加入戰團。殷世書見了有幫助。也就勇氣十倍。人俊見有真傢伙上場。自己手無寸鐵。萬一吃了虧。豈不是有冤無訴處。便趁他不防備時。使出

空手接的白刃手段來。將殷世善執的一把劍奪了過去。曉得這把劍是倭刀鍊成的。却是有名的上等貨物。要想試試他。究屬鋒銳如何。就把殷世書學的劍術。從七生演起。棄兇行接續下去。才到爾靈山。已把殷世善殷世書二人的頭髮削個精光。知道鋒利無比。確係上等利器。仍舊獄中作陣中作試演下去。二人雖識得此脈劍術。可是自己還不曾學得精明。如何會懂得破法。只顧性命相搏。却連頭上的頭髮都被人削去了。還不曾知道。列位看官。這劍法何等利害。若高上一寸。頭髮便削不着。低下一寸。也就可以把頭皮削去一重。不高不低。適把頭髮削去。頭皮未傷。並非殷世書殷世善的父母。製造得尺寸合宜。其實是人俊劍下留情。不肯無緣無故。傷害他兩條性命。所以如此。那知殷世

書殷世善兄弟二人。真個蠢如鹿豕。不知就裏。一味蠻幹。不然。鄆都城裏。也須跑上幾十趟來回了。人俊將劍舞到泊天草洋。乘便將殷世善腰裏懸的劍鞘。取了過來。懸在自己腰裏。把劍插上。想無意中得着了一把寶劍。也不須客氣。就老老實實。帶着走罷。兄弟二人見他有欲走的神氣。詐不到分文。倒送給他一把寶劍。如何肯罷休。此時見他劍已懸掛在腰裏了。他既一般地也是使的空拳。便更加膽壯起來。前後左右。圍繞上來。不肯放鬆一步。時已日落西山。月光東上。那個拳教師見世書世善二人。占不到一些便宜。此人武藝的確高出已上。自己便不想加入戰團。討個沒意思。況且向來兄弟們訛詐人家。他在旁邊冷眼看着。到了機會。才出來調停。不論勝負。總須拿幾個錢出來。敗則遮羞。

調養勝則酬勞歡手。人俊與他二人交手。一味遊戲。與他鬧着玩笑。那拳教師想着萬一人俊從鬧裏一走。那裏去找他來。那時再想誣詐也。就難了。因此那教師回去。便拿了三隻鐵鏢來。避在暗中。見人俊的背對着他時。跟手就放了一支。人俊聽見背後。似有人行使暗器的聲音。忙把頭一徧。讓鐵鏢過去。不徧不倚。正中在世書耳朵上。穿了耳箭一般。鮮血直流。這種大少爺出身的人。那裏耐得住痛苦。祇好退了下來。躲向屋裏去。世善一個人勉強應酬着。又是三個回合。那拳教師見第一個鏢出去。反傷了自家。第二個鐵鏢未出來時。注視得更加切了。便對準了人俊背後腦袋上。放射出來。人俊知鏢將到時。忽然朝地上一伏。倒把世善一呆。兩眼一直注視在地上。那隻鐵鏢直撲股世善的。

嘴吧中來。把上下門牙一齊打落。滿口是血。支持不住。幾乎跌倒地上。人俊見他們傷的傷。跑的跑。便也回身從拳教師躲避的那所在經過。却不道一支鏢直奔人俊喉咽而來。人俊把頭一低。接着撲通一聲。倒在地下。人事不知。黑暗中早躡出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來。走近人俊跌倒的所在。俯首尋覓時。只見這一支鏢。却被人俊啣在口內。佯若跌倒。果然教師中他的計。俯身尋覓。人俊覷得親切。把鏢吐將出來。正中在拳教師鼻尖上。把個鼻頭尖兒打落。幸虧那支鏢倒回轉去。力量不足。所以祇把鼻頭打落半個。不然恐怕打成一個深潭咧。那個拳教師。受着了這一鏢。把鏢接來一扔。呀呀一聲。仰面朝天。便撲倒於地。下一支鏢隨手一扔。真正巧極。扔出去正中人俊的額角。不及躲避也。

不及接住。雖然力量不足。額角上已發出一大個疙瘩來。殷世善殷世書受了大虧。召集了狐羣狗黨。以及許多門下的光棍。拿了竹竿扁擔。呼麼喝六。蜂擁而來。人俊已經受了虧。恐怕人多手雜。容情不動手。動手不容情。無緣無故。與一個不識姓名之人。結甚麼空心冤家。況且又要傷損多人。因此看看後面。燈球火把。一路向西趕來。便回身見前面大路北首。有一帶圍牆。牆裏有一株大樹。當下只得聳身而上。枝葉密茂。踞躲在上面。見一路追趕的人。七長八短。約有五十多個。殷世書頭上縛了塊布。指揮衆人。嘴裏亂七糟八的說道。捉拿兇手。這個毛賊。很是厲害。打傷了三個人。恐有生命之憂。一定要捉他回去償命。追趕過去了。不多一會。祇聽得他們說道。兇手已經捉着。拿他回去。敲打審問。

人俊暗底下好笑起來。我明明在這裏。你們那裏捉得住我。不知那一個悔氣星註定了的。李代桃僵。替却我去受罪咧。倒有些過意不去。趁他在樹下。走過時。仔細一瞧。不由滿肚皮迷惑起來。原來被他所捕的兇手。不是別個。正是自己手下的一個夥計。叫他左鄭州看守鏢金。他無緣無故。決不到這裏來的。不知他們追趕我的人。何以知道是我手下夥計。所以把他拿來的呢。更可笑的。殷世書與我交手了半天。雖然大家沒有問姓道名。難道面孔都不曾看見嗎。怎會得拿錯了人。當下越看越像。正是自己的伙計。姓包名勝任的便是。現在如若自己下去援救。那一起人。不知死活。定多傷損。我倒有些過意不去。不如讓他們先拿了回去。再想法子救罷。當時便下了樹。暗暗跟在後面。朝東走了。

半里許。回至客寓。那寓主人見了。面不問情由。走出來一把扭住人俊的領口。說道。害得我好苦也。我那裏來許多錢。給人家養傷。你走了不算數。還有膽子回來。我結你拚了命罷。人俊道。什麼一回事。你放了手。大家好說話。評那道理啊。寓主人道。我放了手。被你逃走了。到那裏去尋你來算賬。今晚一定要拚得你死。我存我亡。你活咧。人俊道。我今天才到貴寓。沒有住過一夜。吃飯也止喝了一碗酒。就是要錢。也可好好的說。用不着這樣動手動腳。你那裏知道。我要自住你的屋子。白吃你的東西。開口逃走。閉口逃走。我又不是小孩子。不知人事的。若照我幼年時的性情。早已打得你落花流水。豆腐噉不出。祇噉腐了。我不走。你請我走也不走。我若要走。不要說你一個老頭兒。就是加上十個念

個年富力強的壯漢也阻止我不住。你不相信。我試給你瞧一瞧。說罷便把寓主一耨像提抱吃奶小孩一般。耨在手裏把脚下雙足一蹬已竄上屋檐。絕無聲響。接着把寓主人放置在荷葉山頭上。一霎眼又復輕輕跳下。嚇得寓主人擔戰心驚。動都不敢動一動。雙手伏在豎直的瓦片上。像全豬全羊在祭堂的木架上般。一手一脚在牆東。一手一脚在牆西。嘴裏却說道。好漢饒命。旁邊幾個夥計走上前來。做好做歹。百般央求。人俊才重復上去。把寓主人提着他的褲帶。跳下天井。四脚同時落地。夥計等上前把寓主人扶起。定了一會神。寓主人始把手一拱。說道。好漢不要動怒。不是老漢要與好漢爲難。無奈那家兄弟二人。陰險姦詐。不好兜搭。上次有一回西邊安商棧內。擔攔着一個客人。與

他弟兄鬧了一場。被他們人多手衆。打了一個不亦樂乎。滿身傷損。現受的苦楚不算外。還追到安商棧內。怪那窩東容留匪類。窩藏強徒。把殷府的人打傷。一定吃牢安商棧裏。賠贖他養傷醫藥費百兩。擔攔的客人。不許容留。連夜趕動身。實在打得厲害。寸步都走不動。半夜三更。匍匐着行走。幸遇着同伴要好朋友。叫了一輛車子而去。那殷家兄弟。和他們黨羽。天天到安商棧噪鬧個不休。釐毫絲忽。都不肯讓去一些。後來殷氏弟兄索性鵲巢鳩占。盤踞着不走了。吃飯的時候。蜂擁着多人。把飯吃個精光。嫌淡嫌鹹。破釜擲碗。安商的店東。弄得沒法。挽人去疏通。孝敬了一百兩。還不算數。又添上五桌豐盛的酒席。才得太平無事。因此閻鎮的人。個個見他畏懼得像小鬼見着了閻羅王般。說一是

一。從沒有人敢還過價。可是心上萬分痛惡。嘴裏只不敢說。說到這裏。店東向四下望了一遭。見沒有別人才接着說道。此處鎮上的人民。除去流氓等狐假虎威。靠他吃飯之外。各項農工商正式的老老少少。沒有一個不恨如切齒。因此背後殷世書便叫他做陰司鬼。殷世善叫他做喪司船。他的威名。可想而知。我們不敢得罪他。也不敢與他兜搭。那知東柵外有一個小康之家的子弟。年幼嘴健。遇着一個外鄉人來找殷世書。他有意尋開心。笑答道。陰司鬼在酆都城。奈河橋北面。那個外鄉人去告訴了殷世書。領了打手。去找尋着小康之家的子弟。說他有意破壞名譽。不肯過去。小康之家的父兄。忙出來打躬作揖。聲聲道歉。一定要他紅燭鞭砲。到門下氣之外。請他六桌酒。每桌折銀八兩。一句

說話送掉四十八兩紋銀。才算了事。後來更不好了。或者他在前面走過。後面有人問旁人道。這是何人。旁人嘴健的一本正經回答道。這個就是殷世善。他就回頭問道。那個人罵我喪司船。問的人就指實回答的人道。是他說的。大小總要誣詐幾個錢去。大小不等。稱家有無而定。說出來了便劃一不二。老少無欺。因此足下晚間問起那家是什麼人家。我輩疑是同黨串戲。不敢回答。人俊道。如若沒有錢的人。罵了他一聲。真怕他吃下肚裏去。還是當場把人殺下頭來呢。寓主人道。你說起這話。我倒想着了。有一次是一個乞丐。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把殷世書兄弟二人。大罵而特罵。旁人聽見了。心裏倒萬分歡喜。爽氣地把錢給他。人人心中以爲乞丐處。沒有錢可誣詐。定可讓乞丐揚眉吐氣。一洩

大眾的忿怒。那知殷府裏派人來。將乞丐捉去。把他百般敲打。乞丐倒是一個硬漢。愈打愈罵。愈罵愈打。打個不歇。乞丐也罵個不歇。一時沒有法子。把乞丐關了五天。餓了五天。那乞丐不死不活。罵的氣力也沒有。才軟下來。要那乞丐在街市中。走十步。磕一個頭。始給他一口飯吃。足足在街上。磕了三天的頭。方才放回去。人後道他不許人家叫他名字。人家如何稱呼他呢。他手下的人是稱呼他什麼的。寓主人道。他手下的。人。一直尊稱殷世善爲二老爺。殷世善爲大老爺。要我們也是如此。叫他那個情願呢。今天好漢去打傷了三個人。不知他要詐我若干錢。所以老漢發極。正在說話時。外面一陣鼓門聲。腳步聲。言語聲。嘈雜異常。嚇得寓主人面無血色。連說惡事來了。如何得了。不知究竟甚麼

惡事。下回再講。

評曰。作小說譬如作畫。畫俠士既虎虎有生氣。畫美人復婀娜如生香活色。然而不能畫鬼魅。則不足稱爲完全之畫家也。本回寫殷氏弟兄。是畫鬼之筆。

第五回

跛足盜手擎三足鼎 卯角童力按兩頭牛

話說殷世書耳上中了一鏢。退下來後也顧不得殷世善獨木難支。交戰之時要吃大虧。忙回到家裏把藥封紮了。召集了打手。一路朝西追趕。見迎面有一個人影。不管是否萬人俊。已如驚弓之鳥。那裏敢近身。石子泥塊亂拋亂擲。那對面來的人原來是萬人俊的夥計。名字叫做包勝任。派他在鄭州看守鏢金的。下了一家信實可靠的大客棧中。因此萬人俊才放心得下。到開封來走了一遭。那知一路下來。忽地遇着了山東嶧縣的一夥強徒。路過鄭州。這夥強盜的首領。在山東一省。赫赫有名。人稱鐵拐李。因他足上有病。行步蹣跚。似甚不便。其實他縱跳

如飛。比較不跛不蹇的。勝過幾十倍。他在東路一帶久了。因此山西河南湖北等處英雄好漢。多不相識。又自恃武藝高強。怪萬人俊掛懸的旗號。太覺耀武揚威。所以要與他開開玩笑。今次在陝西探親而回。正在路上相值。因自己這方面祇一人。而萬人俊的鏢車人多笨重。一時不敢貿然動手。祇隨後跟着。一路而來。萬人俊手下隨行的人。因見他跛足。不良於行。又是單身獨漢。手無武器。所以並不疑心。且此道出入已熟。四週英雄好漢。皆有交往。從來沒有出過一回事。見了自己這邊旗幟。都望風退避三舍。那鐵拐李跟了下來。也下在那家棧房內。暗底下算計他的十萬鏢金。第一夜同寓之後。曾到過萬人俊房間內。因萬人俊急於趕路。不曾多擔擱。已連夜動身東下。那夥計包勝任連日趕

路疲勞萬分。一下了棧房。如入安樂窩一般。放心托擔。舒手挺足。睡得人事不知。鐵拐李光顧。半點不會覺着。鐵拐李倒心中十分疑慮起來。想遠近聞名的萬人俊。何如此徒有虛名。十萬金鏢車。倒敢用空城計。全無一個有本事的。跟隨着保護。這是今人決不相信的。難道萬人俊的威名。竟如此厲害嗎。一面不相干的旗幟。使一路英雄豪傑。低首下心。不敢風吹草動。正眼覬覦。我倒不相信。偏欲留下名姓。與他見個高下。主意想定。便從房裏出去。又到鏢車上。檢點了一番。的確是蠟黃的黃金。雪白的雪花銀。並非膺鼎。回到自己榻上。盤算了一會。心想我若把十萬兩金銀。陸續運去。這豈不類乎小竊的舉動。不顯出驚天動地的本事來嗎。我須把他一夜運盡。叫萬人俊到山東嶧縣來尋我。再與

他較量較量武藝。看究竟誰強誰弱。不過我下手之後。要是把那金銀運回去呢。未兒嫌重笨。要是留在這裏。請問那個擔當得起。翻來覆去。思索了一夜。才想着有一個同學的師兄。在鄭州報恩寺落髮出家。不過他的性情特別。平生非義之財。一介不取。我須用話激他。況且離此處不遠。來往便利。又好奇頓。他素行規矩。沒有人疑心到他。盤算了一夜。得了主意。翌日便一早起身。走出店門。見包勝任方才起身。鐵拐李對他一笑。包勝任呆呆望着。不知什麼緣故。見他一跛一跛的走路。倒也好笑。所以照樣還他一笑。一邊有意。一邊無心。大家相對而笑。鐵拐李走出棧房。幾個轉灣抹角。已到了報恩寺。見這座廟宇。占地有三十多畝。房屋整齊。收拾得異常清潔。東西轅門和石獅旁邊的三道門。統

皆關閉不開。另外有一重小門。走上叩了一下。裏面一個小沙彌。開出門來。鐵拐李問道。了凡師父在廟裏麼。小沙彌答道。吾師父被施主邀去下棋。已三日沒有回廟。鐵拐李現出失望的神氣。那個小沙彌也不聲響。朝門外一看。見隔河照牆上。拴着兩隻牛。縮緊了尾巴。低下了頭。用角互相在碰撞。這個小沙彌嘴裏說道。兩隻畜生。又在那裏鬪氣了。說罷。三脚兩步跑上去。兩手執了兩隻牛的牛角。把他分了開來。那兩隻牛却拚命地撞得攏來。惱得小沙彌發起火來。一聲吆喝。把兩隻牛頭。揷倒在地上。說道。你們倘若再鬪。我可要對你們不起了。兩隻牛經這們一來。便一些也發不出氣力了。當下把頭擡起。要想後退數步。可是也分毫不能動。鐵拐李暗中稱贊道。人雖小。氣力倒不小。自己心上

也想試他一試。看他武藝如何。忙走進那扇小門裏。把門閉上。四面一看時。見門上除了有小門之外。還有一根小木頭。把門撐得緊緊地。鐵拐李却一概不用。便把背心抵在門上了。好讓小沙彌來推。自己便在裏面攔阻。兩下抵坑。比較氣力。究竟誰大誰小。那知身體才一旋轉。倚靠還沒有妥貼。牆頭上一響。小沙彌已越牆而進。倒把鐵拐李嚇了一跳。那小沙彌微微一笑。說道。糞桶也有兩隻耳朵。你不打聽打聽明白。我們廟裏何等厲害。青天白日。敢來老虎頭上拍蒼蠅。自尋悔氣嗎。你有甚麼本事。說不得要讓你受用一下咧。說畢。把一件和尚袍脫了下來。勢將用武。鐵拐李忙搖手道。我與了凡。係同門師弟兄。今有一項生意。經特地跑來找尋他。見你把門牛分解開來了。知道你有神力。所以

把門關閉。讓你來推。我們兩下比較氣力。誰強誰弱。你不要誤會了意思。我並沒有什麼惡意。趁你師父不在廟裏時。把你欺侮咧。小沙彌道。好好。你要比較。大家來動手罷。此處天井中。如嫌地方狹隘。展不開手脚。後面還有練武場。各種兵器。輕重咸有。隨你的便。你是我的師叔。應該領教領教。鐵拐李道。那是豈敢。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不必大題小做。弄什麼把戲。祇把天井中的鐵香爐。掉一個轉身罷。小沙彌聽了。立近香爐邊。可是人與香爐。却高低得參差不多。說道把他翻過身來呢。還是把裏面的放到外面來。旋一個轉身呢。鐵拐李道。旋一個轉身。免得香灰狼藉滿地。骯髒了佛地。又要教人收拾。小沙彌便伸手捧在香爐耳朵上。用足了氣力。奮起神威來。把香爐擎起。走了一個

轉身。脚步歪斜。仍置原處。已累得額角上汗珠如黃豆一般大小。淋漓流淌着。嘴裏呼吸異常急促。說道。拿不起了。讓師叔來賜教罷。鉄拐李一步一跛的走上去。小沙彌心裏想道。這個人走路還不安穩。要他捧了一隻很重的香爐。如何走法呢。正在料想時。祇聽得鐵拐李說道。這樣很重的香爐。我年紀輕時。兩足沒有殘廢。或者也可如小師父一般的舉起。現今不濟事了。忽驀地一聲響亮。兩手執在香爐脚上。把香爐高高擎起。一步一蹤。在天井四周。兜了三個圈子。仍回至香爐下面座上。照舊放好。面不改色。氣不喘急。小沙彌心想。那個跛足倒看他不出。有這們氣力。又一想道。有了。這樣或者可以難倒他。就把鞋子脫下。在爛泥地上。擦上幾擦。重復穿上。把手心吐上一口唾液。搓上幾搓。朝

上一躡。跳在香爐上面。又是一躡。跳上焚燒字紙的亭子上面。如在平
地一般。毫無聲息。在上面手舞足蹈。縱跳了一會。才跳落地上。以爲
鐵拐李跛足。萬不能如其雙足便利。當下也就雙目對了鐵拐李。瞟了
幾瞟。鐵拐李似乎還不知其意。自言自語道。這套戲法。我可不能。在平
地上走路。尚不平穩。如何走到這個上去呢。若跳上去。鐵倒下來時。豈
不要被小師父笑脫牙齒。在平地上。一步一拐地。踱到東。踱到西。忽然
踱到牆角後。兩手兩脚。托開伸直。幾個車子。旋風車一般。滾到了東面。
又從東面旋風車式。滾到了西面。又從西面旋轉出來。至中間空地上。
一交倒下。小沙彌見了。要想發出笑聲。忽一眨眼間。好像地上有一黑
影直躡上屋。把眼睛揉了幾揉。仔細一看。地上何曾有個人影。再回頭

向屋上尋找時。雲淨天空。幾行瓦楞。看的很清楚。也並無半個人影。抬起了頭呆望。忽似一陣颼颼的微風。吹着樹葉落了滿地。忙回過頭去。時見鐵拐李立在旁邊。憨笑。小沙彌忙跪在地上。一面磕頭。一面說道。師叔來無影。去無蹤。本事高妙。與師父一般無二。鐵拐李忙把小沙彌扶起。回答道。你的本事也可以了。身體玲瓏。智識乖巧。再練上幾十年。自然青出於藍。冰寒於水。勝過吾們了。不知你膽氣如何。是否有魄力。敢做掀天動地的事。小沙彌佩服他的本事。已十分。又被他把迷湯灌下。那得不入牢籠。接着問道。什麼叫做驚天動地的事。鐵拐李道。就是。我來邀你師父。同去合夥經營的商業。有一個人。押解了十萬鏹金。從山西娘子關。到湖北荊州交割。在此經過。我自己已經親去探過。並無

能人護送。因我一個人驚動了他們之後。拿不了許多。又沒有幫手。又沒有隱僻藏放之處。因此到來。抖合你師父。那知你師父出去化緣。一時無處尋找。不知你有沒有這樣大胆。替師父漲些家當。小沙彌道。你不要說起。我們師父從來不做搶劫之事。三十年洗手以來。從也就未幹過一次。時常警戒我們。非禮勿取。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句說話。當做金科玉律。所以至今六十多歲。保全首領。現在年已老大。那肯再做犯法之事。鐵拐李道。我與你師父年紀輕時。那樣不做。那樣不幹。十多年前。不知爲甚麼事。忽然洗手了。並且削髮爲僧。遁入空門。息事甯人。以求朝暮之苟且。老死牖下。自以爲得計。難道像你等年富力強。不想在世界上顯姓揚名。大大的做一番事業麼。有本事的。不

想在社會上爭名奪利。要這本事做什麼。沒有本事也叫沒法。有了本事。仍舊茹苦含辛。看經念佛。不揚名姓。從此湮沒無聞。豈不可惜。小沙彌道。師叔說的話。我甚聽得進。跟師叔去走一趟。長些見識。增些閱歷。心上也很有情願。恐怕師父不答應。如何是好。鐵拐李道。這要看你的膽力如何。你要沒有膽力。一舉一動。微細之事。皆要聽你師父發放。你這個人。雖有靈魂軀殼。實際上已等於沒有了。你要是不甘心受人節制。便該放出一些膽力。去烈烈轟轟做一下子。你師父不說什麼。你以後可以自己做主了。若被你師父知道。一定要擺出師父的架子來。你就不別而行。來到我處。大秤分銀。小秤分金。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豈不是好。你要學習本事。你師父會的十八般武藝。我也件件皆會。有閒

暇的時候。也可教你練習。省得在廟裏吃素的日子多。嘗暈的日子少。嘴裏淡出鳥來。小沙彌被他說的活動了。果然背了師父的教訓。到了二更時候。一同帶上鷄鳴香。往返轉運。把十萬兩鏢金。一齊運到廟裏。那小沙彌快活得落開了嘴吧。像山門裏的彌陀一樣。叫道。師叔。這許多黃的白的。藏到那裏去呢。拐李鐵同了小沙彌。在廟裏周圍。走上幾個圈子。見竈披屋內。有一隻井。將金塊銀塊一齊擲下。一些沒有露出痕跡。小沙彌道。師叔。我上了你的圈套。辛苦了一夜。把他一齊填了井。說甚麼名利。一些沒得到手。師叔。你心思太狠。爲什麼不留出一塊黃的。讓我早夜玩弄一下。鐵拐李道。你不要着急。少不得有一天讓汝玩弄個暢快。他們失去了十萬鏢金。一定暗裏來偵查。你師父又不肯向

前擋頭陣的。我是俗家人。又不能常住在你廟裏。露出痕迹來。反而不雅。你又是小孩脾氣。留出一錠。有何好玩。他們檢查着了。倒是真贓實據。豈是一件鬧玩笑的事。放在井裏。萬無一失。看外面風頭。再定辦法罷。我明天回去。你祇要口頭嚴緊。不要走漏風聲。也就萬無一失。鐵拐李再三叮囑。告辭而去。話說包勝任受了萬人俊的重託。他將押解人員分做兩班。日間反正不要趕路。一班巡查到二更交卸。二更以後。換上一班巡查。包勝任也親自出馬。第一夜平安沒事過去。大家怪他多事。有些躲懶神氣。到了第二夜。前一班已到時候。跑去交差。後一班人却仰面臥在床上。一時不肯起身。前一班的倒頭便睡。包勝任沒有法子。自己跑上前。向着床上睡的第二班人。苦苦央求。正在這時。鼻管覺

着一陣異香。自己也睡倒在那些人的床上。心裏明白。曉得着了人家道兒。可是手脚痠軟。絲毫無力。動彈不得。直到日上三竿。方才清醒。四面一瞧。見兩班護送的人。反而像在昨晚二更時。自己催促他們的光景。來催促自己了。自己昨晚何以也會睡去。像做了一場惡夢般。忙把餘人叫起。覺得昨夜有一些異樣。同了幾個人走出去。見棧房裏面的人。個個好睡非凡。更覺詫異。忙走至鏢房。一看。見門窗關閉如常。摸出鑰匙。探開了鎖。推門而入。一看時。魂飛魄散。連啊呀都叫不出聲。進去之人。不約而同。大驚失色。原來三十多輛的車子。裝載着鏢金。已是一些不留了。忙去喚棧東來。告訴他聽。想此條路上。南北好漢。那一個不與萬人俊沒有來往。想三十多輛車子上的東西。決非一二人所能拿。

盡人數必多。如何沒有一些聲息。又託棧東派人到各處城門調查。昨夜到今。曾否有多人担荷重量巨大的東西出去。俾便追究。又探問近處地面。曾否平靜。護送的人。親自出去調查。擔擱了多日。毫無消息。弄得包勝任着急萬分。叮囑手下的人。在外探聽。自己離開鄭州五十多里。一直往東。時近黃昏。貪趕路程。還在走夜路。遇着一羣人。迎面而來。不問情由。把他擒拿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本回以後之草澤英雄。乃如抽絲剝繭。愈寫愈奇。愈寫愈曲折。萬人俊之外。又來一鐵拐李。文章乃始可免平淡二字。其與小沙彌比武一段。更令人眉飛色舞。誘惑小沙彌之言。又令人憤懣欲絕。吁。僉壬之言可畏哉。

第六回

階下囚倏爲座上客 牆外人化作夜遊神

話說包勝任在鄭州遺失了鏢金。找尋了多日。毫無消息。想到開封去。報告萬人俊。走到了黃昏時候。還有里許。始有一個小市集。可以打尖擔攔。那知迎面來了一羣人。方才聽見聲音。看見燈光。已經石子泥塊。雨點般打來。不知甚麼事情。何人來找他打架。心裏全不明白。因欲趕路。不措毫無原因。與人動手。把身子羈留。所以並不還手。躲避在一株大樹後面。黑暗裏路徑不熟。致跌入溝渠內。一羣人蜂擁而上。把他拿住。人多口雜。一時分辯不清。只得讓他們擁去。到了一個所在衙門。不像衙門。人家不像人家。中央排着一隻供桌。硃墨筆硯。安放在上面。朝

外排列着兩把椅子。遮着虎皮。停了一會。燈燭燃點明亮。中間虎皮椅上。坐道兩個年輕的人。面目相像。一望而知是難弟難兄。可是頭上都受了傷。兩面打橫也放着兩把椅子。堂下還有十幾個服役的人。奔走酬應。拖他到中間。要他跪着。包勝任發出虎威。侃侃說道。吾包勝任。頂天立地的奇男子。膝下有黃金。豈肯跪拜在攔路強盜跟前。你們一定在鄭州。偷竊了十萬鏢金。恐怕我去報信。所以拿我到這裏來。請你快些把我殺死了罷。自有人來。一併向你算賬。倒把殷氏弟兄說的絲毫不懂。方才仔細向下一看。覺得方才一個是黑蒼蒼皮膚。方面孔的人。現在一個是長面孔。有三絡鬚。身裁也似長了一些。大家唧唧噥噥。商酌了一會。又問道。你從那裏來。包勝任道。我今天在鄭州動身。因有要

事貪趕路程。所以沒有下棧。殷世書問道。你在鄭州做什麼生意。包勝任道。我們在山西保鏢南下。因同伴有事。至開封一行。所以在鄭州攔刻。下出了岔子。因此急急忙忙。要去找尋同伴。那拳教師插口道。我跟你打聽一個人。在山西做鏢行生意的萬人俊。認得不認得。包勝任答道。那是我行裏的東翁。我到開封去。正是找尋此人。那拳教師忙離座位。走到下面來。把繩索解開。打拱作揖。延他到會客室內坐定。殷氏弟兄也走來問什麼一回事。那拳教師正向包勝任道。我原名陳友德。十年前在山西送內子歸甯。路上逢着惡霸賽閻羅。把我一頓打得半死。妻子搶去。幸遇恩公萬人俊。把妻子奪回。將我救活。因移名改姓。在外飄蕩。學習武藝。五年前殺了一個老嫗。一個丫頭。逃亡在外。我那恩

公萬人俊。雖十年不曾見面。可是容貌聲音。常在我胸中。一閉上眼。就像看見一般。可是他的面孔。好像周倉。四方面孔。皮膚黑黑。中等身裁。不長不矮。領下無鬚。我還記得。旁邊有一個拳教師道。方才動手的人。正如你說的一般無二。陳友德道。若是我恩公。那裏是殷氏昆仲的敵手。就使我們許多人。一齊圍困他。他也可以一個人來去自由呢。殷氏昆仲。屢次要我介紹去。從他學業。我因血案關係。不敢回去。所以蹉跎迄今。可惜方才我不曾臨陣。錯過機會。豈不可惜。包勝任道。或者就是他老人家。鄭州到開封。開封到鄭州。此處必由之路。我東翁探親已畢。正在此處經過。也未可知。殷世善道。一定是他老人家了。所以我拿的劍鋒利無比。他赤手空拳。毫無懼怯。殺得忙亂的時候。手腕上覺得異。

常痠痛。劍也執不住。就被他接了去。此名空手接白刃。我曾經聽師父講過。不相信世間真有如此奇能之人。惜乎不曾學會。今觀此人。以一敵二。奪了劍去。仍舊不用。是不欲與吾們結冤。恐有傷損。一味出之以遊戲。沈教師冷裏趁他不防備。暗底下使出鏢來。仍舊被他躲避過去。他背後沒有眼睛。倒像有眼睛的一般。剛正躲避開了。不着半點傷。我們有眼睛。反似沒有眼睛。鏢從對面來。眼睛也來不及看見。中着身體。才知有暗器。已躲避不開。此次傷損。不是對方所使。不可怪他。沈教師使的暗器。也不好怪他。原是幫助我們。俾得取勝。用意並不曾錯。也當原諒。殷世書道。我們朝西追下去。包先生又從東面來。沒有遇着。會到那裏去的。包勝任道。我們東翁。無論那樣濶的河道。那樣高的牆頭。都

可躡過。自然追不着了。陳友德道。叫弟兄們去一家家棧房裏找尋一下看。或者已經在棧房裏也未可知。如在棧房裏。就說包先生從鄭州來找他。請他過來。我們虛位以待。當下排出酒席。十分豐盛。外面一桌。留出第一把坐位。讓萬人俊來。包勝任坐了第二位。去找尋的人。還沒有回來。虛左以待。原來出去找尋的人。走出門外。就知寓在斜對過的一家棧房內。叩門進去。口口聲聲。殷家請萬先生去喝酒。棧房裏的人。因有晚間一件事。總疑心是歹意。知照老闆。老闆對萬人俊一望。眼色使將過去。人俊已心上明白他的用意。就立起身來。把窗推開。颼的一聲。已跳在屋上。祇聽見老闆招呼來找尋的人。讓他會客室裏坐。一面推說。未曾鬧事之前。果然來過。後來知道他得罪了殷府大老爺。豈二

老爺。怪他不識好歹。胆敢在我們地方上行兇。因此把他趕走。不容他進門。想必另覓住宿的地方。來找尋的人道。不要瞎三話四。我們已經打聽清楚。他人可信。汝信口開河。我們殷府。可是受你欺騙的麼。你膽子真不小。今天萬先生大鬧之後。本來有定章。你也知道。不必我們細說。也是你的運氣好。經我們再三勸解。老爺等已回心轉意。聘他去做教師。派我們來。請他去喝酒。你倒放刁起來。放他在屋頂上逃走。推說許多鬼話。我去回復大爺。有一天向汝算賬。老闆打拱作揖的央求。嘴裏說道。人俊的確回來過。聽見貴价敲門。他就嚇走了。我們又沒有武藝。那個敢阻擋他。緩一時或者再來。讓他睡熟了。我們到殷府裏關照諸位。請來把他擒拿罷。來找尋的人。說聲。萬先生回來。你們替我多

磕幾個頭。求他到殷府裏來。多住幾天。那個敢哈曲了萬先生的半根毫毛管。一個個叫他都是死。萬先生住的房金。吃的飯錢。一概向殷府裏來算。不許收他一個錢。老闆滿口是是。不敢多拍順風馬屁。恐怕拍在馬腳上。反討沒趣。送出門外。才把心安定。話說萬人俊。一腳踏上瓦屋。靜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意思。一想我今晚本想到殷府去。援救包勝任。此刻既在屋上。不妨先去走一趟。好在此去不遠。三脚兩步。幾個竄跳。已到了殷府屋上。見大廳之上。燈燭輝煌。歡笑之聲。騰於耳鼓。似乎請大客人一般。竊聽言語。無非江湖上好漢武藝而已。欲想竊窺席上坐的何人。躲在黑影之處。看不見人的面孔。到看得見人的地方。燈光所照。顯露真形。恐怕打草驚蛇。又不方便。遂把殷府七開間。五層進

深的內室廁所竈間花園。一齊走遍。尋不着階下囚包勝任的踪跡。想下去捉一個人來。問個明白。今天黃昏時候。捉來的一個人。囚藏何處。一算時候太早。鬧起來恐更藏在秘密處所。無處尋找。回去休息。一會再來罷。將走未走之時。牆門外人聲嘈雜。擁進許多人來。忙躲在黑暗地方一看。原來就是到棧房裏去找尋他的人回來了。向殷世善等報告情由。祇見殷世善道。我們與萬先生。鬧了一下子。不克負荆請罪。包先生你看怎麼好。誠心誠意的去請他來。喝杯淡酒。倒把他嚇走了。如何才能把他請到呢。包勝任想了一想。回答道。有一個法子。或者可以請到。亦未可知。殷世善和世書不約而同的。忙問道。包先生有何高見。請教請教。包勝任道。你們在這天井中。掇一茶几。燃上香燭。通誠

禱告。決不謀害蠟燭火不熄。一直點完。則彼此緣淺。恐無相見之日。若蠟燭燃上就熄。今晚還可相會。果然聽他說話。天井燃上香燭。先由殷世善世書二人。一前一後。上前磕頭。朗聲懺悔。大意謂有眼不識英雄。諸多得罪。承蒙手下容情。不加殺戮。萬分感謝。末謂請早光降。指教一切。復由陳友德將十年前恩惠。陳述了一番。請求恩公早降。再由包勝任磕過頭。將鏢金被劫。特跑來報信。叩求神明速請鏢主早降。免誤要公。原來包勝任知道萬人俊脾氣。派人去邀請。逼他出走。人地生疏。不到他處去。必在此偵探查究。故弄此玄虛。若連夜動身。已回鄭州去。則無人來熄火。若人俊意中不欲相會。也不熄火。故說緣薄。若人俊果然在屋上偵探。見了各人禱告的說話。把自己要找尋他的意思。也告訴

出來。人俊正在黑影中。聽得一明二白。見將包勝任奉作座上客。出於意料之外。心中大喜。遂在屋上。摸了二片瓦。拈如黃豆大小。對準燭火一彈。果把一支蠟燭火彈熄。又一彈。把那支蠟燭火也彈熄。世書世善二人。見微風沒一些。燭火忽熄。一喜一懼。忽一道黑影。牆上跳下一個人來。像從天上降下的一般。嚇得連連磕頭。伏在地上。不敢擡頭。萬人俊到過意不去。上前把殷世善殷世善二人扶起。回到堂上。重復入席。大家暢飲。喝得個東倒西歪。方才罷休。留萬人俊和包勝任二人在客房內安歇。包勝任把鄭州詳細情形。和鏢金失落後。卽行偵查。毫無消息。告訴一番。把萬人俊睡魔說退了。頓時像熱竈灶頭上螞蟻般。坐又不是。立也不安。籌算了一會。見天氣已將東方發白。與包勝任商酌。

殷氏弟兄一定苦留不放。把時機蹉跎。不如不別而行。倒還爽快。遂偕同包勝任跳出牆外。一路朝西。不多擔擱。至翌日下午。卽到鄭州寓所。休憩一會。到鏢房中仔細檢查。門窗四壁。毫無痕跡。蹤身躡上樑木。始見有幾根椽子浮動。向上輕輕一擡。應手掀開。卽從椽子掀開之處。鑽身到了屋頂。見屋瓦凌亂。遺留麻繩一條。形跡似乎是朝南的。遂一路在屋頂上。朝南越過幾間屋脊。忽見一隻小鞋子。拾起一看。祇有頭上一條皮梁。顏色已退。看不清楚。又越過幾處屋脊。一無影蹤。可尋。依着原路。仍從拍去椽子處鑽入。一手執住樑木。一手將椽子照舊蓋上。回到房內。與夥伴議論了一會。棧房裏的帳房。走進來道。有一封信。留信的人。再三叮囑。當面呈交萬先生。方才一時遺忘。故特送進來。人俊敷

衍着他。問他近邊有無大廟宇。賬房答道。此處正南上有一座報恩寺。在鄭州城裏。再大沒有了。此去不遠。兩個轉灣就到。人俊道。廟宇一大。居住的和尙必多。賬房道。那倒不然。報恩寺裏。先時有百餘個和尙。後來鬧了幾回事。姦淫擄掠。無所不爲。自從了凡大和尙當家以來。一個個被他趕走。城裏也安穩了許多。前三年聽見說。收了一個小和尙。現今師徒二人。朝晚在廟暮鼓晨鐘。清修苦練。也不出外募化。比以前天錯地遠了。倒規矩得多呢。人俊道。僧徒中武藝出名的人有麼。賬房道。出名的人。雖有幾個。終比不上凡大和尙的厲害。前年和尙打架。天齊廟裏。鄭州著名的四大金剛。同了幾個拳教師。想去把了凡趕走。一齊湧進報恩寺。無理取鬧。見物就毀。見人就打了。凡大和尙走出來。不

動聲色把各人身上拍了一下。十幾個人倒有七八個呆若木雞。不會行動。來人看不對式。連忙跪下央求。才把閉的血穴開通。行動如常。金剛中一個最蠻橫的。不去把他救治。至今殘廢。從此之後。無人敢踏進廟門。說一個不字。人俊又問道。近處山頭上稱王道霸。爲行旅害者。有無其人。賬房道。前時東路有路劫小賊。不過打悶棍活無常之類。時起時滅。不能持久。已經絕跡了多時。北門內金家弟兄五人。武藝也了得。有人說他開黑店。專到外省外縣去搶劫。從來不會在本地犯過案子。而且在本地施棺送藥。貧苦之人。到他府上去借貸。祇要碰着他五個本家在家裏。大小總應酬一些。鄭州官場。頒給他一塊有求必應的匾額。鄉野衆人。口口聲聲稱他金善人。去年有一個女客人。在我們店

裏擔攔。見了弟兄三人的面貌。與我們閒講。竟一口咬住他做强盜。我還替他辯護。那女客人。連沒有看見的兩個弟兄面貌。說得一些不錯。五人用的兵器。也說的很對。我疑他有冤仇。所以誣陷他。又口音各異。住居之地。相差五百多里。後來打聽他們出身異常貧苦。三年中既不經商。又不耕種。貿然發跡。此也是一可疑之點。棧裏鏢金一件案子。想來想去。本地地面上。沒有這種本事的人。十萬兩鏢金。要六千二百五十斤。以一個人運二百斤。要三十多人。才可走出城門。總有人落在眼裏。那裏會得一個無人知道。就是藏在城內。連日派人至城門邊看守。進出可疑的人。竟沒有。我們棧裏。從來不曾有過竊案。況這樣的大數。因此我東家。十分不安。也派人到各處去探聽。可惜全無端倪。如有消

息。望。互。相。關。照。通。力。合。作。說。畢。告。辭。出。去。了。人。俊。把。信。拆。開。一。看。嚇。得。目。瞪。口。呆。連。呼。啊。呀。不。知。究。竟。爲。何。了。事。下。回。再。講。

評曰。讀者方以爲包勝任到了殷家。定有一番廝殺矣。孰知其不然。不但包勝任成爲座上客。抑且連萬人俊亦復被敬若神明。文筆之不可捉摸。若此。出一鐵拐李。又從賬房口中。說出金氏五弟兄爲陪賓。如火如荼。煞是好看。

第七回

獅子峯前化裝驚俠客 報恩寺外潑水阻佳賓

話說萬人俊接到了鐵拐李的信。拆封一看。上寫着盜去十萬鏢金。直認不諱。約他八月十五夜。在鄭州北門外獅子峯前比賽。如若比賽的結果。鐵拐李輸了。十萬鏢金。全數奉還。若使萬人俊沒有贏。那時也不客氣。要叨光了。並且失約不去。或派幫手兜捕。他索信要回山東去了。萬人俊看了。啊呀一聲。嘴裏說道。鐵拐李這個人。雖然不曾會面。較量過武藝。可是名字却向來曉得的。他在山東一帶。要算着他首屈一指了。河水不犯井水。我在何處得罪他。無緣無故。却向我尋事。思想了一會。實在想不起來。屈指一算。日期還有一句不滿。與他交手。無論勝敗。

有損無益。當下召集了手下的人。并邀請棧東雷震中。一同商量有這
樣一件事。十萬鏢金。有人出來承認。包勝任道。鐵拐李武藝的確驚羣
絕衆。有神出鬼沒之技。山東一帶。個個聞名。素不出外。何以忽然到中
州來。雷震中道。祇要看他在城市中一夜。天能運去十萬金。沒有一個
人聽見一些聲息。看見一些影蹤。做得乾淨靈巧。一些不露痕跡。這樣
笨重的東西。不知如何運出城去。我倒萬分佩服。萬人俊道。我師父時
常說起的。峨嵋山異空長老傳授的徒弟。有三十餘人。得着完全祕訣。
強爺勝祖。青出於藍的。祇有二人。一個姓衛名吾民。一個姓朱名重光。
一派相傳。咸抱光復明室的思想。重振乾坤。掃除滿州腥膻。與吾師回
回老人。異脈同源。素通聲氣。技藝也不相上下。後聞朱重光剃髮爲僧。

雲遊四海。不知所終。衛吾民。就是在齊魯獨霸一方。這鐵拐李或許就是他。淵源推溯。他是我師叔哩。至於武藝一方面。我果然不能勝於他。他也未必就能贏我。況我所抱的主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必閹牆相爭。操同室之戈。反引狼入室。自殘同類呢。我們所操行業。不過想吃一口飯。所以我到處。化干戈爲玉帛。解冤仇爲朋友。雷震中道。你說起我倒想着了。那報恩寺裏的住持了凡大和尚。初到此地時。同伴中有人知道他俗名朱重光。不過不知他爲什麼緣故。諱莫如深。自打架之後。就不再聽見有人叫他。人也因他武藝高強。不涉閒事。盜賊流氓。聞而遠避。足爲地方保障。就尊他爲大和尚。萬人俊道。對了我前天在屋上瞧着一隻小兒鞋子。像煞小和尚穿的。現今

料想起來。臟物一定藏在報恩寺內。所以外面城門邊。沒有笨重的東西運出。一些不落人眼睛裏。如此看來。了凡大和尚。也有一份氣力。師弟二人做的。所以如此乾淨。雷震中道了。凡和尚。我倒信得過他。決不與他有關係。自從他到報恩寺。經過幾次風潮。鬧過幾回打架。城裏大小打劫搶奪之案。就此絕跡。我因此也放膽。外面大中小三等好漢。不甚注意。此案發生後。竟如丈二金剛。一時摸不着頭腦。明天我和萬先生。一同去進香。看行徑對付罷。朝晨就叫人去買了香燭等類。裝了兩籃。各人提了一隻籃。到報恩寺來。寺前有幾株大樹。一個很闊的池塘中。有兩隻水牛。在水中恣浴。雖然巨笨身體。也能如鵝鴨一般。一會兒浮入水面。一會兒鑽入水底。二人正看得出神。忽然牛體下面。鑽出

一個小沙彌。坐在牛背上。滿身雖是淋漓。實際上似乎不濕的一般。見那隻牛離開他一丈多遠。將要走上岸去的神氣。小沙彌呼喝一聲。那隻牛全不理會。把頭擡起。舉起前足。將要踏到浜灘去。祇見小沙彌爬起身來。立在牛背上。那牛在河的中央。牛頭浸在水中。背也完全浸在水中。約離水面三寸許。離開那牛登岸的浜灘。少說些。也有七八尺。把身一縱。已跳在另外一頭將登岸的牛背上了。在浜灘邊。折了一根半青半黃。才有蘆花的蘆管。當作鞭子。把牛鞭策了一會。牛似屈服了。旋轉身體。重入水中。驅兩隻牛在一處。雙手各執了一隻牛角。把自己兩隻小脚。朝上豎起。頭顛倒在水面。嘴裏噓的一聲。牛在水中遊行。向人後等。踽立處走來。將近浜灘時。又一聲怪叫。小沙彌把脚放下。平臥。

水面半個身體。靠在這隻牛左面。半個身體。靠在那隻牛右面。兩個牛頭。一個稍尙頭。倒在一處。手仍攀持牛角。讓牛倒退。自己不動。伏在水面上。像睡着一樣。兩隻牛遊到河心。小沙彌把牛角向左右一推。兩隻牛向左右分開遊去。把個小稍尙浮在當浜。不遊不動。漸漸的沉下去。倒把萬人後雷震中看的人。替他着急。出了一身極汗。忽然東邊牛頭前。伸出一個小稍尙頭來。把牛頭親了一個吻。又鑽到水裏去。不多一會。西邊牛頭邊。也伸出一個小稍尙頭。漸漸露出半身。把身一蹲。跨在牛的頸項上。騎了馬一般的。跑到東邊來。還嫌牛在水中遊的遲緩。自己向前兩三撲。已經追着了前面的牛。跨在那牛背上。雷震中間他道。了凡大和尙。在廟裏麼。我們要去燒香。小沙彌道。不時不節。燒甚麼香。

儘管與兩隻水牯牛。在河中遊戲。鑽在水底下。人又不見了。二人沿河行走。渡過石橋。一直向正門而來。見前門關閉。另有側門進出。繞道到側門邊。叩了幾下。裏面一個小沙彌。把門開了。說道。對你們說過。不時不節。燒甚麼香。到別家廟裏去罷。說罷。把門砰的一聲關上。不做理會。倒把二人弄到兩難。在門口外商量。人俊道。屋上遺留的一隻小僧鞋。正和小沙彌的脚寸。大小錯不多。是疑點之一。看他人雖小。氣力倒不小。也是疑點之一。廟宇是八方公衆之地。那有回絕燒香之理。那却更是可疑之點了。雷震中道。了凡大和尚。不知在廟裏否。若不在廟裏。旁人看起來。不像樣。我和你有一把年紀的人。倒和一個不曾成丁的小孩子打架爭鬧起來。豈非道理上說不過去。人俊道。一點不錯。大人與

小孩爭鬧。已不應該。人家要評論不是。現乎我和你二人。與一個小孩子爭鬧。更不應該。然而不進去。廟裏有香破綻。也看不出一些。若硬要進去。必定要爭鬧。動手打將起來。如何是好。人後道如此罷。我們二人分開行事。你在這裏碰門。一定要進去燒香。把小沙彌絆住。他要動手。你便退讓。不與他真個交手。他不動手了。你又碰門。要進去燒香。如此和他糾纏一個不清。我跳上牆頭。到各處去檢查一下。有無情跡破露。你看如何。震中道。你到後進去。遇見了凡大和尚。把以往情由。和心裏抱的疑點。講給他聽。他是一個德隆望重的人。或者還可幫助你。人後答應了。走到最後一進。跳在屋脊上。朝下一看。是柴間。堆積破物舊料的所在。無甚可疑。定到朝前一進。是竈間膳堂所在。和淘淨澆滌的井。

現雖祇有一二人居住。可見已前曾供多人飲食。場面廣闊。猶留着形迹。第三進爲和尚打坐之處。有許多蒲團。正在東瞧西探的時候。忽見廂房內。走出一個老和尚。把雙手合十。向他鞠了一個躬。嘴裏說道。南無阿彌陀佛。施主請裏面坐。人俊也回顧頭去。把他周身上下一瞧。見和尚穿的一件灰色袍子。下面一雙黃色一根梁的和尚鞋。年齡在六十右左。面貌慈善。露出一臉笑容。人俊也把手一拱。的回答。說道。大師父上。下。是了凡二字麼。久仰之至。了凡說道。不敢不敢。尊駕是萬人俊。該早光顧。敝廟已經恭候久矣。萬人俊道。鄙人今天偕同寓東雷震中。到貴廟拈香。齋戒沐浴。一片至誠。不意令高徒少師父。不容入廟。令人莫明究竟。阻住廟門。不容跨進一步。殊令人失望。了凡道。豈有此理。小

徒避了我眼睛。竟敢無法無天。再三不休。不重重責罰他一下。以後還了得。一面說。一面朝外去迎接。祇見進出的門閉緊。小沙彌不知去向。忙把門開啓。見雷震中在小橋南首。滿身淋漓水濕。呆立癡望。二人把手招招。延請一同進廟。原來萬人俊向後面去後。雷震中又去叩門。小沙彌開門出來大罵。要把震中扭住打架。震中不還口。也不還手。朝後退了一丈多路。小沙彌關門進去。却又去叩門。被小沙彌騎在牆頭上。撒下一片瓦。幾乎把頭打中。幸虧眼明手快。才把瓦片擋住。小沙彌跳下牆頭。隨後追來。退過小橋。一路沿浜。小沙彌追到橋上。立定不追了。震中却又不退。小沙彌湧身向河裏。撲通一跳。把河裏的水用力濺灑至岸上。若大雨滴。漸下降。傾盆而至。路又沿河。那邊又是水田。何由退

避。正淋得好像雨淋老公雞一般。滿身是水。小沙彌聽見廟門一響。把頭鑽下河去了。凡延進客座。千說萬說。只說對不住。既客氣。又謙恭。二人心中暗想。一個未成丁的小和尚。已如此了不得。若再不識勢。把老和尚惹動了氣。那更了得。因此了凡謙虛客氣。倒把他們的怒氣。送到東洋大海裏去了。一些不敢發作出來。反而笑嘻嘻地說道。我們誠意來進香。倒把香燭潮溼。負了初意。祇好改日再來還愿。了凡仰天哈哈大笑。說道。這個香燒得。要值十萬兩黃金。說罷。又哈哈大笑。萬人俊見話裏有因。忙離座作揖。把自己打尖鄭州。至開封探親。失落鏢金。並接鐵拐李函邀比武。叩求了凡大和尚。從中解勸。勉得兩虎相鬪。必有一傷。失了兩家和氣。結成世代冤仇。了凡和尚。也把自己不在廟中。鐵拐

李來光顧。撮惑小沙彌。做了這案子。答應一力從中解勸。鐵拐李也並無惡意。不過仰慕大名。想借此因由。結識英雄。其實他是師叔哩。所以鏢金並未搬運至遠處。早已預備歸趙。請萬人俊放心托膽。前去比賽。不必多帶幫手。免得鐵拐李誤會。屆時自當親蒞戰場。作魯仲連調停。萬人俊忙拱手致謝。大家說得投機。相見恨晚。從此了凡和人俊等。結成道義之交。不在話下。光陰迅速。轉瞬已到。萬人俊獨自一人就在下午。到北門多辦了些乾糧。隨身攜帶。因獅子峯在萬山之中。從未到過。打聽農人。也不知道。那個山頭叫做獅子峯。心中失望。信是朝一個高山頂上亂走。越過了幾處盤旋起伏。蜿蜒的山頭。始望見一帶遙遠的山岡。形如獅子。直徑過去。約有二三里。可惜沒有路徑。秋深草盛。一

脚踏下。可齊大腿。兜轉去。又不知路途如何走法。回顧天色。太陽西斜。離地平線。尙有三尺許。沿着山路。一直走去。想約着的時候。總在夜深人靜。月光當頭。不妨暫緩。遂安步當車。一路走去。忽在山間。有十幾家的一個村莊。時已牧牛歸去。倦鳥還巢。天光已將黑暗下來。有一個壞脚乞丐。坐在當路。露出一隻脚。脚指頭和脚背。統統沒有人。俊想請過去。被他擋住。就此停頓。向旁邊一個人家問獅子峯去。怎樣走法。人家告訴他道。沿路一直朝北。約有三里許。過小石橋。轉灣落北。那乞丐聽見人俊問獅子峯。就向人俊望了一眼。人俊也沒注意。就依人家指點的一條路走去。約走了三里。果然有一條小石橋。橋上有一個乞丐。仰面朝天的臥着。露出一隻無脚指頭。脚背的壞脚。擋住去路。走不過去。

人俊喝道。你這乞丐。爲什麼臥在當橋。天氣又暗。人家不留心。豈不要把你一腳踏死。快起來讓路。那乞丐嘴裏噤哩咕囉道。很闊的大橋。不會走過去。呼么喝六。叫人家移讓。豈不麻煩。一面說。一面慢慢地移動。好一會才從橋上。搬移至橋下。讓人俊走過去。人俊走了二丈多路。回頭瞧看。見乞丐仍盤踞在橋上。人俊也不在意。又走了里許。見前路狹小。盤旋上山。又一乞丐。仰臥在山脚下。擋阻前進的道路。人俊心裏一動。荒村僻野。何來許多乞丐。不知這個乞丐。曾否壞脚。幸習拳捧的人。練就目光。在黑暗中也看得見東西。注意一看。仍舊是無脚背脚指頭的壞脚。連觀三乞丐。一樣左脚沒有脚背。單有一個脚跟。心上倒疑惑起來。究竟是一是二。莫明其妙。心上一想。今晚何其巧也。一連遇着三

個乞丐。皆是壞的左腳。沒有一個有腳背的。若是一個人。更加出乎情理之外。我練過一番苦功。走路比平常人要快十倍。何況是壞腳乞丐。又沒有別條小路。萬不會越過我的前面去。真個疑惑不定。那乞丐似乎知道他。要上去一般。一步步移開讓過。人俊把手向乞丐一拱。問道。朋友。此去到獅子峯。還有幾里路。乞丐道。不多不多。會走的一走便到。不會走的恐怕走到日出東山。還未到。人俊道。像在下。可算會走。不會走。那乞丐朝人俊面孔上一看。說老兄們。也可算會走。也可算不會走。此去上山。行人稀少。道路狹隘。是獅子的尾巴。若遇着山貓野獸。就把你驚倒。就是可說不會走。若能聽我說話。替我燒火。讓我把飯弄熟。吃飽了肚子。領你上去。跟着我走。一步一步的上去。就可說是會走。人俊

道。我有要緊事情。恐怕誤事。還是讓我先走罷。人俊告別後。放出夜行手段。一脚高。一脚低。看看月已正中。才到獅子峯上。累得滿身是汗。看見有一個人等候他。朝他仔細一看。幾乎把三魂六魄失了一半。不知遇見何人。下回再講。

評曰。本回寫鐵拐李。寫了凡。寫小沙彌。俱極神龍天矯之至。至此而萬人俊。蓋世英雄。強中更有強中手矣。鐵拐李戲耍萬人俊。化裝三個乞丐。真是匪夷所思。不知從何處飛到作者筆下來也。

第八回

草上飛行獻來絕技 井中行竊別出奇兵

話說萬人俊在月光之下。摸索着到獅子峯巔。萬籟俱寂。四野無聲。仰起脖子一望。天空裏又雲淨無翳。一輪皓月。懸掛當頭。澈夜蟲聲。互相唱和。及至到了山巔一瞧。却見一個跛足的乞丐。仰臥在最高的山峯之上。把個萬人俊嚇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目定口呆。對着這一個睡眠未醒的跛足丐。只是望個不休。心裏私下忖度。山路狹隘。真所謂羊腸鳥道。又無別的岐路。可以抄出在我前面的。那個乞丐。又何以屢次走在我之前。不要說的那鐵拐李。就是此人。那麼瞧這人豈不是極難對付。鐵拐李是山東人。怎麼這裏的路。會比我還熟悉。難道有什麼

捷徑。可以直達山頂不成。想今天我與他。會面過了多次。每次總是他。在後面。讓我先走。可是我才到那裏。他却像已到了許久的一般。我初時還疑心他有捷徑可通。所以他會比我先到。如今人在山頂上。如若下面有路。可以一望便知。眼前祇有前後兩條。一條是我來時所走的。山後小路。一條係到前山去的。未必就是捷徑。我可信得過。到山腳下。前後要幾百里。況且他又是跛足。說出去。真正要愧死人了。叫我的臉。放到那裏去呢。我的走路。也自信有些功夫。雖不能算達於絕頂。可也不弱似他人咧。萬人俊正倚在一塊石頭上。呆想出神時。祇見那跛足乞丐。翻了一個身。張開眼睛。對萬人俊。瞟了一瞟。有氣無力。囁囁地說道。你來了麼。說罷。靦然一笑。人俊忙立起身來。至誠無偽的。把手一拱。

作了一個揖。說道：老師就是四海聞名的鐵拐李衛吾民師伯麼？愧小子十分愚魯。有眼無珠。逢着師伯。不曾叩首請安。常言道：不知者不罪。也許情有可原。伏祈寬宥。說罷。跪在地上。竟不肯起來。鐵拐李打着哈哈道：那個是你師伯？你認我做師伯。把鏢金當做禮物。拿來孝敬了我罷。萬人俊道：不是小子氣量狹窄。不肯孝敬給師伯。委實因為鏢金不是小子自己的。替人家保送一趟。不過賺一些勞碌的薪金。以資餬口。若被師伯拿去了。小子那裏賠得起。豈不是斷絕了小子衣食之源嗎？師門的教訓。又是素來嚴勵的。不許妄取非義之財。師伯諒必知道。叫小子往後如何活命呢？不看僧面看佛面。望看在師父面上。饒赦了小子罷。那鐵拐李聽罷大怒道：你能夠遵守師門信條。不取不義之財。我

可。不。能。遵。守。師。門。信。條。是。專。取。不。義。之。財。的。這。是。你。繞。著。遠。道。兒。當。面。罵。我。難。道。當。我。是。一。隻。牛。一。頭。豬。不。成。哼。哼。我。豈。有。聽。不。出。話。裏。因。由。你。可。知。道。這。項。鏢。金。是。那。裏。來。的。我。倒。探。聽。得。明。白。清。楚。了。呢。周。宣。鐸。在。汾。陽。做。了。七。年。的。貪。官。刮。的。地。皮。不。少。託。他。的。姑。表。弟。朱。慕。陶。出。面。運。回。家。鄉。營。造。花。園。這。項。鏢。金。是。不。是。朱。慕。陶。託。你。的。如。今。姑。且。不。必。論。朱。慕。陶。是。否。有。錢。或。是。否。是。他。自。己。的。抑。是。他。人。的。你。既。然。替。人。家。保。鏢。總。得。拿。出。本。事。來。去。保。住。他。鏢。是。我。一。個。人。拿。的。你。要。想。拿。回。去。也。很。省。力。你。只。要。你。能。對。付。我。這。個。伙。計。說。時。把。手。裏。的。雙。刀。向。萬。人。俊。面。前。一。晃。道。他。若。肯。時。你。就。拿。去。他。若。不。肯。時。你。也。休。想。拿。得。分。毫。人。俊。也。大。怒。道。我。念。和。你。同。出。一。系。看。在。師。尊。面。上。不。忍。同。室。操。戈。自。

相殘殺。大事未成。先翦羽翼。所以委曲求全。彼此情誼也。不過如此。你倒不識相。一定要和我動手。我豈真懼了你麼。說罷。也從快靴統內。拔出兩把撥風般的快刀來。兩個人就在獅子山上月光中。戰將起來。祇見萬道金蛇。在空中亂搖亂晃。原來四把腰刀。和雪片相似。月光照在刀上。反射出來。映着黑暗的樹木。搖晃無定。煞是好看。萬人俊知道鐵拐李本事了得。不敢怠慢。用足精神。竭力對付。暗想他是一雙跛脚。旋轉定然不便。所以時常躡跳在鐵拐李背後。那知鐵拐李倒先占住了山巔的中央。人俊在四周躡躍。萬一失足。跌將下去。千丈的巖壑。又豈能活命。因此鐵拐李占了優勢。況且鐵拐李練就的金雞獨立。一足支持旋轉。倒比雙足的。更見玲瓏。人俊見得不到一些便宜。就改換形勢。

專攻鐵拐李的下三路。知道鐵拐李一隻腳立地。一隻腳已壞。是不能用足踢蹴的。當下便用力對付。一手持刀。抵禦鐵拐李的雙刀。騰出一隻手來。想趁他不防備時。用刀劈他的足踝。那時定可奏得全功。那知鐵拐李久戰沙場。深有經驗。練就的一種特別身手。見人俊從足部進攻。便將計就計。如腿上受了傷一般。仰面朝天的。便攢倒在山巔之上。人俊敢不怠慢。便想走上前去。一腳踏住他的胸膛。那知忽從地上飛起一隻腳來。踢中在人俊手指上。把刀彈出去。在一丈以外。鏗的一聲。滾向山脚下去了。人俊手眼還算敏捷。忙退了一步。鐵拐李倏忽之間。已從地上躡起。雙刀齊下。泰山壓頂般的劈將下來。好似狂風驟雨。迎頭打下。一時如何招架得住。忽地十餘丈以外的。一個山峯上。一道白

光直射過獅子峯頭來。鐵拐李一見了白光。就把雙刀收起。忙不迭的退讓。白光便凝住在空中。鐵拐李和萬人俊各定睛一看。原來就是了。凡大和尚。從白鶴嶺躡上跳過來。將二人隔開。把萬人俊。吐了一聲道。這是師伯。你那可以自恃年富力強。無禮放肆。到如此地步。回頭又向鐵拐李道。師兄光顧小寺。何以不候一敘。遽賦歸去。我所以立刻追上來。邀師兄回去。以伸數年積愆。又回顧人俊道。你無禮放肆。全無尊卑長幼之序。快來向師伯請罪。人俊走上去。向二人行禮。鐵拐李笑嘻嘻道。人俊兩把刀。盤頭蓋頂。已到爐火純青之候。惜乎少年氣盛。急求見功。未免是美中不足。吾輩交手。毋驕毋怯。苟犯此二字。大則關於生命。小則關於勝敗。可知天下之大。無處無英雄。無處無好漢。技術不如我。

的人。世間固多。然勝過我者。亦未必不有。交手必不得已時。乃用之。須先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今我師兄了凡大和尚。來代你說情。我自然不好不答應。我本在東路。偶過鄭州。見你目空一世。犯了一個驕字。因此和你開一回玩笑。往後須要小心謹慎。誠之勉之。毋負我一片懇懃垂誠之意也。說完話。舉手向了凡告辭。了凡也不堅留。也不多說。祇見鐵拐李向東一路如飛的跑走。轉瞬便不見了。仔細一看時。鐵拐李向東去的那裏。並無路徑。行過之後。也全無痕迹。嚇得人俊舌頭伸出了。只是縮不進去。呆了一會。才似清醒過來。忽地想到鏢金。又是身上冷汗淋漓。只得老着面皮問了凡道。衛師伯的口氣。似乎十萬鏢金。肯看您的面上。答應還給小子了。不知留在甚麼地方。了凡哈哈大笑道。師

伯答應你。自然還你。不要瞎着急吧。若放在這裏。你也拿不起。倒又要費一番手脚了。我們回去罷。還等在這荒山曠野裏做什麼。你要鏢金。到我廟裏來拿罷。在我廟裏。你不要空擔心事了。說罷。萬人俊回過頭去。向旁邊一瞧。誰知了凡大和尚已不知去向。祇覺得眼睛前一道白光。像電光般一閃。疑是他顯的佛法。其實何嘗是佛法。也不是騰雲駕霧。不過越山爬嶺。行走如飛罷了。萬人俊已經有高深的武藝。所以見白光一道。好像電光般閃爍。若在尋常眼鈍的人。連白光都不看見。因此嘆爲奇異。疑神疑鬼。入於縹渺虛空之境。萬人俊一個人在山上。休息了一會。已經東方發白。自己兩把刀。雖非削鐵如泥。也甚配手。無緣無故。在此地失落了一把。那得不可借。而且少年氣盛。把鏢金奪了回

來。面子自然十足。今鏢金不曾奪回。受了許多挫折。心上萬分懊喪。轉瞬雞聲三唱。東方擁起一輪紅日。照得天地光明。向四週一看時。不要說了。凡和尙去的方向。全無路徑。而且亂草叢雜。也無行走的痕跡。卽鐵拐李去的方向。也是如此。草不倒一莖。也不見凌亂。想係身輕如燕。踏草而過的。當下嘆息了一回。見自己的刀。也在獅子峯山凹中。一株小樹杈杈上。像用力劈下在的。直立着不動。當下却也不敢擁身跳下去。只得一步步走下去。拾取盤旋曲折。方始尋到了那裏。把刀取回。回頭一看。這處一方的草。被自己蹂躪了一大塊。便無精打彩的。回到寓所就睡。越想越無面子。再去向了凡要鏢金。也覺說不出口。一直臥到三更。俟大眾睡下。他始穿上夜行衣。從窗中跳上屋檐。越屋而去。到報

恩寺瓦上放出飛檐走壁的本領來。一連三夜各處都檢查到。可是十萬鏢金毫無影踪。想了凡決不說誑話。連灰堆廁所都查過幾遍。依舊找不到。想再去向了凡討取時。更顯得沒有本事。因之進退踌躇。狐疑不決。那知一念之錯。又出了岔子。原來鄭州西南角上有一行山脈。萬山起伏。連綿不絕。一直朝東過信陽關。到安徽境界。爲漢水和黃河的分界嶺。中有一山。俗名朝天嶺。北連峭函。千嶺疊嶂。岸崖峻峭。絕少人跡。有三個異姓弟兄。在山中落草。並不偷雞盜狗。因此地方相安。其特以養生者。總在千里之外。至少亦須數百里。才去劫富濟貧。除暴救困。其行爲一以梁山爲宗。也把替天行道四字。號召部下。一個姓張。名順孫。自認浪裏白條張順的子孫。也識一些水性。能伏在水中。一日一夜。

一個姓宋的。改名叫做祖江。一個和尚。姓盧。因叫他之孫。連貫念起盧之孫三字。倒像水滸傳上的魯智深。三人久已打聽得萬人俊。保送十萬鏢金。因尙未踏到自己地界。所以未曾動手。一日三。三日九。派了小嘍囉做偵探。一日探聽到在鄭州。一夜天便失落了。倒替萬人俊聲聲叫屈。後來閒談起來。河南一省。沒有如此大手段的人。也猜摸不出是誰做的。那宋祖江一心想學宋江。所以也想網羅英雄豪傑。三人便一同來到鄭州。可是時間已在鐵拐李和萬人俊比賽之後。第一夜萬人俊越屋而過。他們同道。自然覺着。因此隨後跟到報恩寺。見萬人俊很注意於報恩寺。向各處檢查。知道贓物一定藏留在報恩寺中。四面一查。毫無可疑。張順孫識得水性。見小沙彌常在水中遊戲。就疑心與水

有關係且識水性的人。能在水中見物。所以第二夜。就被張順。孫查看。了。另在城脚荒地上。把無主拋棄的棺材。將死屍偷偷的沉在河內。出空了棺材。到了第四夜。萬人俊心灰意懶。打算去向了凡大和尚開口。好像醜媳婦怕見公婆一般。所以遲緩一天好一天。並且連日勞苦。只得在寓中休憩。誰知這晚被宋祖江等用悶藥把他悶住。萬人俊雖心上明白。祇是開不出口。手脚都動彈不得。見包勝任等在旁談笑。還不疑到被人算計。包勝任見萬人俊連續多日。夜間不曾睡臥。自然精神疲倦。所以不去驚動。讓他和衣安睡。原來宋祖江等。探聽得鏢金所在。因萬人俊也在偵查。不好下手搬運。所以串通了茶房。用一包悶藥。塞在萬人俊枕下。萬人俊到了黃昏時候。又想去查探。又想去求了凡大

和尚省得擔擱日子。心上正如轆轤一般。決不定。倚靠在枕上。朦朧睡去。茶房又去報告了宋祖江。托心放膽。不到三更。就去工作。由張順孫下井。宋祖江在井口上。用繩索挽起。卽由慮之深。連送至棺材內。至天光大亮。小沙彌到窰間內。見地上沾滿了水漬。繩索棄在一旁。朝井中一看。金銀全無。一氣不小。忙追上去。一把將槓棒執住。說道。慢走。三人停下。想滑脚逃時。見一個小沙彌。以爲還能對付。遂停足竚立。小沙彌道。你們太豈有此理。也不道謝一聲。也不留一些給我玩耍。三人一聽。知道他誤會。異口同聲答道。緩一時。是有人來登門道謝。小師父要留一些玩耍。就請你自己拿罷。小沙彌隨手揀了一黃一白兩錠元寶。捧在手裏。回身就走。因師父叮嚀過。不敢與他們爲難。讓他槓去兩錠元

寶也。瞞着師父。去藏在浜灘之下。用河泥塗抹。騎在水牛背上。高興時。拿在手裏玩弄一下。話說萬人俊睡在牀上。直至天明。方才醒轉。疑心棧裏又出什麼岔子。忙坐起身來。披衣下地。向四面一瞧。人也一個不少。東西也沒缺少。何來悶藥氣味。查究他人。一個都不知道。到滿肚皮詫異起來。向枕邊一尋。只見有一個手巾包。向鼻上一聞。猶帶着一些氣味。手巾包解開一看。全無一物。亦無標識。給同伴等大家認看。也認不出。不知從何而來。是何用意。吃過中飯。把衣衫收拾整齊。向報恩寺而來。原來了凡和尚。見人俊不來。向他要鏢金。知道他用意。屋上有人行動。也假作癡呆。讓他去偵查搬運。還恐小沙彌阻擋。暗裏又叮囑了一番。好讓萬人俊保全面子。鏢金被人盜了去。他也有本領。把盜去的

原贓盜運回去。庶幾江湖上有面子。了凡大和尚知道鏢金夜間運去。今天人俊必定親自來道謝。也不情願多世俗應酬。所以一早就吩咐小沙彌。我到施主人家去化緣。說不定幾時回廟。如你師兄來了。你告訴他衛師伯說的金玉良言。不要置在腦後。辜負他一番盛意。你也在廟閉門練習。不要惹是招非。打架闖禍。交代了出去。等到萬人俊到來。已經出去了多時。弄得萬人俊搔頭摸耳。不知師伯什麼主意。滿肚皮氣悶。早知仍舊要伸手去問他討取。何不早些開口。現在就可動身。不致至今兩頭勿着實。弄得師伯等得討厭。出去遊玩。不知他何日回來。左右沒有事情。在寓裏也極氣悶。不如也在外閒逛一下罷。問明小沙彌方向。一直出了南門。繞到西門。見一大羣人。圍繞了三個棺材。人俊

也立定脚跟。觀着熱鬧。見一個老頭兒。扭住了一個穿麻帶孝的孝子。嘴裏大罵道。他老子沒有死。那裏來的親爺親娘的棺材。不知究竟什麼一回事。下回再講。

評曰。本回極力寫鐵拐李。實則反面適所以正鐵拐李之罪。苟無鐵拐李作弄。萬人俊亦可省卻不少麻煩也。

第九回

運資財。生人逢活鬼。鬧意見。好友變冤家。

話說朝天嶺強盜。聞得十萬鏢金在鄭州失落。不會到他的地盤內。心上焦急萬分。喬裝改扮。到鄭州來探聽。果然被他得手。十萬兩黃白之物。裝了三個棺材。想盤運回去。恐怕路上露出痕迹。三人商量妥當。由宋祖江出面。扮做孝子。披麻戴白。頭上戴了一頂麻布帽子。掛下幾小團棉花。還穿了一件麻布外套。用稻柴繩束了腰。手裏持了一段細竹頭。用白紙粘上。當做哭竹棒。張順。孫盧之。深二人。也各穿了一件白長衫。僱了二十八個人。擡著出了西門。走過一條熱鬧的街道。被宋祖江的父親宋紹文所見。鬧了一件笑話。原來宋紹文生的兒子小名阿二。

做了強盜。才取祖江二字爲名。原籍湖北襄陽人。打傷了人。就此逃走。累得紹文被縣裏管押三年。後來打聽得宋祖江落草。不敢居住本籍。逃到中州河南。做小販營生。正在街頭營業。見擡來三個棺材。看上去斤兩很重。棺材上前符頭寫的亡親宋紹文之柩。光妣宋姚氏之柩。還有一個寫的先叔宋繼文之柩。正在詫異。旁邊一個小販取笑他道。你兒子槓了你的棺材去安葬了。死人快些去伏維尙饗罷。一看正是他的兒子。數年來代兒子吃官司。逃亡在外的苦楚。一時湧上心頭。無明火高焰雲霄。走上去。扭住了宋祖江。兩下耳光。罵道。殺坏你爺娘。沒有死。你倒抬了棺材。各處亂闖。做了強盜。害我不死。還來咒咀我。越罵越氣。越氣越罵。宋祖江一看。正是親生之父。把他呆住了。閒時也要不容

氣。孝敬的金華火腿。皮郎頭。等東西。因欲學宋江。所以不敢發作出來。忙趨上一步。跪在宋紹文脚下。抱住了腿。哭道。想得孩兒好苦也。孩兒歷年奔波。擔受了許多驚嚇。至今歲才積畜幾文。想迎父母到任上。孝養到湖北。空走了一趟。才知閻家遷到鄭州來。孩兒也卽趕到。訪求了多日。才找到這三具棺材。想抬回去。重行安葬。宋紹文罵道。天下同姓同名的。有一個已經奇巧了不得。那得有兄弟夫妻一齊同的道理。必定是你謀殺了人命案。不好出脫。所以裝做我老夫妻。抬出城來。又對看熱鬧的人說道。你們誰有氣力。把這強盜捉拿住了。省得我替他代吃官司。當下瞎七搭八說了一陣。數年積受的毒氣。一齊發作出來。弄得宋祖江等三人。無法可想。無言搪塞。祇向擯抬的人。說道。停在街市。

中行人往來不便。抬到靜僻的地方去再說。又眼鋒對張盧二人。霎了幾霎。旁邊伫立看熱鬧的萬人俊。滿腹疑心。走上去把棺材抬了一抬。覺得重量異乎尋常。從來所未有。又三個人外表形狀。不似安穩之徒。喝道。且慢。三個人回頭對萬人俊一看。疑心已被他看穿。又被宋紹文干強盜。萬強盜。都說了出來。沒有武藝的許多看客。倒不在他三人心上。萬人俊一個人。敢擔任十萬鏢銀的重任。山東匪首鐵拐李。尙不敢明劫。趁他到開封去了。才暗底下偷運出來。其武藝必定大有可觀。吾們恐怕不是他的對手。敵他不過。反而不美。脫去了麻衣。向人叢中亂鑽。宋紹文又把兒子不規矩。害他替吃官司。放棄了家鄉。流落在外。種種苦楚。和盤托出。並且聞他。近在朝天嶺。稱孤道寡。官場行文各處。兜

拿家屬禍可闖得不小。還恐我兩根老骨頭不死。索信抬了棺材各處遊行。真正難得少見之事。萬人俊聽在耳朵裏。又把棺材的重量。試了一下。看上去幾個棺材。不是全新的。已經外面有許多斑痕。心裏也決不定。又不好開了蓋。瞧看清楚。因為清朝的制度。開棺的罪名。定的很大。不知道就是遺失的鏢金。宋祖江等三人。不知避開到那裏去了。停了一會。看熱鬧的人漸漸走散。宋紹文也走了。萬人俊也祇好回去把三個棺材。橫七豎八的停在當街。無人得知。原來宋祖江和張順孫盧之深。逃避開後。躲在一家小客棧內。總疑心被萬人俊看穿了行徑。追趕下來的。後來聽見說。人都走散了。把棺材遺棄在街市。心中又一定。動叫張順孫去瞧看一下。回來報告。萬人俊也走了。宋紹文也走了。三

人商酌一下。白日去搬動。鬧了一件笑話後。弄得市鎮上的人。老少俱知。恐怕他們注意。此間到山裏。路途又遠。重量又巨。一天走不到七八十里。總得另想法子。張順孫道。大哥你豈不是有一個好朋友。住在鄭州西門外周家莊麼。宋祖江道。不錯。我有一個朋友。叫做飛天夜叉周熊飛。住在那裏。張順孫道。我們去與他商酌一下子。叫人抬到他村莊裏。可以分散開來。搬運到山裏去。方才便利一些。致多也分給他一分罷。宋祖江等也贊成。三人一同尋訪到周家莊。見村中有百餘家住戶。周圍河道。偏植楊柳。裏面一帶泥牆。彷彿城牆一樣。不過沒有城牙齒罷了。原來這個飛天夜叉周熊飛。父母雙亡。遺傳下來有三百多畝田。一宅五開間的住房。自幼好習武藝。父母鍾愛。白依百順。聘請教師。在

家練習。在北方一帶。有錢的人。不識一字。當他橫割的很多。至於武藝。父傳其子。兄教其弟。都有一些防身本事。不以爲奇。那周熊飛練就一身武藝。終日三朋四友。飛鷹走犬。結交的無類。因此與宋祖江相識。一日正在家中。門上報進來說。宋祖江來拜候他。久知宋祖江在朝天嶺。獨霸一方。忙招接到後園箭亭上去款待。搬出酒食。自有一番應酬俗套。不去敘述。酒至半酣。宋祖江假做酒醉。拖住了周熊飛說道。周大哥。可要發財。周熊飛答道。發財那個人不想。不過你叫我發財。是否叫我入夥。不知大哥入夥以來。發了多少財。可以告訴我麼。祖江忙道。不是。不是。當時洪秀全掃北時。富貴人家。萬分恐慌。把金銀珠寶。藏在壽具內。假做埋葬在城內荒地上。至今無人知道。被吾門三人查着。開蓋看

過的確有十萬。叫了人假做遷葬。認做吾的老子老母。那知正逢我老子大哭大鬧。又不好說給他聽。就是說給他聽。也不信。反逢人告訴。說我做強盜。祇好把他棄掉逃走。來和大哥商酌。想在夜深時候。叫人槓他到這裏來。周熊飛拍手大笑道。小瞎子替我算命。說我今年秋裏要發大財。我還對他說。我不做生意。又不做强盜。那裏會發財。那知命裏注定。鬼使神差。老兄會送上門來。我差家下的傭工。去拾他回來。宋祖江道。你差幾個人去。周熊飛道。我想差十二名。宋祖江道。不夠。我們用二十六名。還走不多路。此路又遠。物件又重。起碼三十四人。先去叫他抬一程。再喊三十四名。在半路上接他下來。庶幾天亮前。可到這裏。方才可以祕密。沒有人知道。周熊飛果然聽他說話。點齊了傭工。還

嫌不夠。又去叫喚同村的苦力幫傭。一同去拾了回來。人家見是周府裏派出去的。那個敢說話。讓他拾去。至天將黎明。已經拾到周家莊。拾進周熊飛的後園。停在箭亭上。照周熊飛的意思。就要開看。一因人多。恐張揚出去。二因無緣無故。拾進不祥之物。啓人疑慮。且恐萬人俊來爭奪。諸多不方便。宋祖江的意思。要埋在箭亭東首隙地上。俟秋去冬來。無人查究。方才分派。這是強盜規矩。凡盜賊一類。搶劫偷竊了人家的東西。總要原贓留待幾日。見不追究下來。方敢動用。而且宋祖江等三人心中明白。這是萬人俊保的十萬鏢金。一旦失落。那肯過去。勢必追究下來。故一心一意。要想埋藏地下滅跡。周熊飛但知掘的藏金。已經拾到家裏。那個再敢向着他正眼一覷。並且有一些疑心。他們三個

人合串了來尋他開心。弄個死屍來。葬在他家裏。因此意見相左。宋祖江等三人說不要開。他一定說要開看。一邊要遲緩幾日。一邊倒要愈快愈妙。一邊說暫時且緩分派。留藏在尊府。一邊一定要分派之後。你們帶了走。第一天因一夜天未睡。大家東倒西歪。睡覺要緊。沒有談到這個問題。第二天舌劍唇槍的辯駁。爭論不休。一邊要埋藏地下。一邊一定要開啓。不能解決。到了第三天。周熊飛萬萬忍耐不住。也不去關照宋張盧三人。喚了木匠。親自監督了。在箭亭中工作。張順孫探着了消息。告訴給宋祖江聽。並且加油加醬說道。周熊飛不關照我們。一個人開啓。大有獨吞之意。而且拿外面的空殼子。劈破開來。已經好了。何必去叫木匠來。容易走漏消息。萬一風聲傳播出去。倒不是一件小事。

那盧之深是一個蠢漢。聽見周熊飛要想獨吞。拔步就到箭亭中。大聲喝阻。周熊飛那肯聽。他就此停止。盧之深見喝不住。隨手搶了木匠手裏的斧頭。對木匠就是一斧頭。木匠不曾料他奪了斧頭去。就對他動手。的不及避讓。一斧頭砍下來。用手一抵擋。削去了四隻手指。鮮血淋漓。朝外便逃。大喊救命。周熊飛見了大怒。忙去壁上。除下兩把寶劍。喝道。我與你多年好朋友。何曾待虧汝。敢到我這裏來放肆。說話未畢。雙劍已經盤頭蓋面的劈將下來。盧之深用斧抵住。戰鬪了二十多個回合。祇因斧頭頭重柄輕。使來甚不合手。又因太短。與雙劍爭持。漸漸支持不住。向箭亭外荒地上。繞圈兒退避。身上已受了幾處傷痕。張順孫見盧之深失勢。受虧不少。擎起單刀。加入圈子中。盧之深見有帮手。奮

起精神。回身戰鬪。兩個鬪一個。才得平手。宋祖江也跟了出來。立在箭亭上。大聲喊道。大家停手。不要傷了和氣。周熊飛家裏養的閒漢。和請來的拳教師。聞得後園打架。大家拿了軍器。一擁上前。見是自家。人。而且東家占了優勢。所以站在一旁。靜靜的觀看。後見來賓中一人加入。一人站立中間。大喊不要傷了和氣。知道不是好意的比賽。是惡氣的戰爭。磨拳擦掌。但等主人命令。周熊飛又支持了二十餘合。嘴裏喊道。你們還袖手旁觀。快些替我將三個臭賊。綑綁起來。各人得着命令。正想蜂擁而上。說時遲那時快。三個人各拋擲了兵器。跳出了圈子。許多眼睛。呆鈍的望着。颼颼的一聲響。牆頭外跳進四個人來。一老一少。兩個中年人。暫停片刻。話說開封知縣郝清。鬧了一件無頭案。上峯壓迫。

下來要他破案。他知道手底下的捕快。全是飯桶。只能拘捕小毛賊。這種強盜。不要說去拘捕。連探聽消息也做不到。因此出了榜文。招請武藝高深的人。充當捕快。那時殷世書的教師陳友德。殷世善的教師沈得勝。放出鏢來。第一支中了殷世書的耳朵。第三支鏢中了殷世善的嘴吧。第三支鏢反把自己的鼻頭打平。從此失勢。在殷府住下。覺得沒有體面。養平復了傷。告辭出來。正從開封經過。見了榜文。就去投充。想縣中有什麼大本領強盜。自己學的武藝。也可充得過。放膽前去擔任。郝清當面試了各種武藝。又紮了一個柴草人。把鏢離開三十多步。對準柴草人施放。第一支中他的頭。第二支中他的手。第三支中他的脚。果然件件皆中。郝清從來沒有看見過。自然覺得本事高強。贊不絕口。

又叫沈得勝去。在正樑上粘。貼一條紅紙。沈得勝也莫明其故。奉命之後。朝正樑看上一會。拿紅紙粘在下額上。從廊柱爬上去。雙手挽住橫樑。懸空下掛。用手一把一把的爬到了正樑下。始把身體收縮上去。方才摸着正樑。又把雙手執住。讓兩腳懸空。一尺一寸的移到中間。又把雙脚收縮上去。夾住了正樑。一手仍舊挽住。空出一手。把紅紙粘貼。仍舊用雙手挽住。一尺一寸的回到橫樑。從橫樑上。回到廊柱。用手夾住了。始放去橫樑上的手。抱在柱上。稍浮鬆一些。即從柱上滑下。出了一身極汗。郝清見他能夠懸掛正樑。想塔尖也能懸掛。就補了他一名捕快。正缺。賞了他一席酒。隔了三日。就告知他無頭案的始末情形。上司催逼得緊。求他出力破案。沈得勝屈指一算。這幾日正萬人俊在開封。

就想把這件案子。坐在萬人俊身上公報私仇。不管是否出於萬人俊之手。當場就對郝清說道。犯這件案子的人。已經離去開封。我去訪尋也說不定日子。少則半年三月。多則二三年。期限不能太促。並要了海捕文書。郝清也賞了川資。沈得勝離了開封以後。心上盤算。我與萬人俊已經交過手。不是他對手。萬一拒捕起來。豈不要傷命。且去約尋了幾個帮手再說。一路朝東。在路上遇着了。他師叔。徒子徒孫三代。他的師叔叫做黃狼精徐振川。師兄叫做脫毛狗楊根林。收的小徒弟今年祇有九歲。名叫做許杏三。四個合了夥。一路賣拳頭。找到了鄭州。不知曾否報得冤仇。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鏢金垂得而復失。奇矣。乃出宋祖江等三人。更奇。又出一宋

祖江之父。當街攔阻。洵奇中之奇。末了又出一周熊飛。奇至極點。無可再奇。而作紆回曲折。又出陳友德等人。夏雲多奇峯。我於本書亦云然。

第十回

喜孜孜財氣和悔氣齊來
亂閃閃刀峯與劍峯相接

話說沈得勝同了三人。到了鄭州。聽見萬人俊失去了鏢金。心裏倒一快活。他師叔徐振川。勸他冤家宜解不宜結。況且你先用鏢打他。他始還手。天下那有祇許你用暗器傷人。不許人還敬你的道理。因此淡下來。沈得勝發財心。比較報仇心更勝一籌。初時快活。後又懊悔。不能借公報私。發票大財也好。自己又敵他不過。師叔又如此說法。恐怕不肯出力。楊根林的手段如何。肯否爲我出力。鏢金不曾失落。還可借以引誘他們。同我協力齊心。有一些勝過他的希望。如今沒法可想。跟了徐振川。在鄭州城裏城外賣拳過日。一天路過西門。剛巧遇見宋祖江等。

許多人抬的萬分吃力。沈得勝看過之後。心上覺得有一些疑惑。無意之中。對徐振川談起。許多人抬了三具棺材。似乎重量很大。抬的人氣力不足。又實在笨重。徐振川道。此棺材中藏有金銀之故。沈得勝道。師叔何以見得。徐振川道。一個死屍。重到八十餘斤。已經難得少見。再加圓心棺材木也算八十斤。祇擔半多一些。四個人平均每人四十斤左右。況這幾個東西。不是人家預製的上等東西。似乎平常下等之物。無論他死屍的身體大小。總在二擔以內。今沽其重量。有七八百斤。豈非金銀而何。況這重爛松板。非比楠木蔭木等料之重。且樣式又小。板木又薄。囿這種廉價東西的。咸是窮苦之輩。那得有許多東西放入棺內。不應該過分太重。本我之經驗。可一言而定。決不是死屍。沈得勝道。有

孝子披麻帶白。那得不是徐振川道。或這人家鄙吝。不肯拿出錢來。叫人保送。裝扮此等戲劇。瞞騙盜賊耳目。你如不信。我與你賭東道。跟他下去。看一個究竟。沈得勝道。我也有一些疑心。不過不敢決定。他是金銀。今被師叔詳細剖解。方才明白。萬人俊一夜天失落了十萬兩。毫無痕跡。這種笨重的東西。不要管他是金是銀。十萬兩也有六千多斤。在外搬運。豈得不落在閒人眼睛裏。又非少數的人搬得動。所以裝入這棺中。扮做出喪。穿了麻衣。遮人眼目。我們反正沒有事情。一直跟下去。分他一些來用。師叔又年紀高大。樂得揀一些橫財。享個安樂日子。楊根林也在旁催促。表示十分贊成。四個人一路探聽。跟了下來。在街市打聽得鬧出一件笑話。更見得所料非虛。不過有人說。放棄在街市

中。阻礙行人往來。被地保叫人抬去。埋在叢葬處。又在叢葬處探聽了一番。又有人說被飛天夜叉吞吃了。又有人說運到周家莊去了。四個人百折不回。勇往直前。果然被他們找到箭亭上。黑夜裏下去一試。輕重。足有二千斤。籌算如何偷盜。可是沒有妥當方法。四個人躑躅了一夜。束手無策。即便有法搬動了。如何搬得遠。要想撬開了蓋。陸續裝運出去。又不曾帶傢伙來。天已明亮。躲在屋上。見他大家爭鬪起來。沈得勝正愁勢孤力寡。敵不過萬人俊。想收他做幫手。遂取碎瓦細屑。當做鏢用。把他彈中了三個人的手腕。因此酸痛。無力執刀。把器具拋掉。你望我。我望他。那個放的暗器。有些不懂。牆頭外跳進四個人來。宋祖江還疑是萬人俊追趕下來。定睛一看。方知不是。心上倒覺詫異起來。

沈得勝把刀一揚。大聲說道。你們財星進了門。悔氣星也跟著進門。還不知死活。自相殘殺。把自家人殺死了。省得萬人俊來動手麼。周熊飛一點不知。如睡在鼓裏一般。呆呆的望着。宋祖江等三人。心理明白。見來人並無惡意。嘴裏忙嚷着請裏面坐。周熊飛心裏不願。見跳下來的四個人。也不客氣。跟着宋祖江朝裏走。也祇好嚷着請坐。跟了進來。沈得勝就說道。你們四個人。平心想一想。看有一個敵得住萬人俊麼。張順孫接着答道。岸上敵不過。水裏或者可以勝他。沈得勝鼻管裏放出哼哼之聲。嘴裏說道。不要誇口。你們四位。那一位能像我鏢無虛發麼。方才若用藥鏢。諸位手腕。恐已受傷。三人才明白。棄掉兵器的緣故。舉起手來看一看。見有的紅腫。有的擦破了皮。受着輕微傷。沈得勝又接

着說下道。我的鏢自問可以百發百中。那知萬人俊爭鬪的時候。如生龍活虎一般。前後左右。都生着睛眼。我趁他冷不防備。敬他三支鏢。二支從他背後放的。被他避過。反傷了自家人。一支從對面放的。他用嘴吧銜住。噴出來。反傷我的鼻樑。你們想厲害不厲害。宋祖江知道周熊飛不會明白。把十萬金的來源。詳細說了一遍。周熊飛道。吾們不是直接向萬人俊處奪來的。萬人俊也不好直接向我們要。宋祖江道。真臟在這裏。那得不來要呢。並且關着報恩寺。恐怕了凡和尚。和小沙彌也一同來了。凡倒不會見他手段。這個小沙彌倒了不得。水陸皆來。徐振川接着道。了凡不會出家時。原名朱重光。二十年前。綠林朋友。那個不知道他的了得。見他害怕呢。宋祖江正想學他老祖宗宋江的樣。把山

嶺當作水泊。邀集天罡地煞。常時提議敘義。果然物以類聚。水向下流。滿座諸人。一口同聲贊成。拜認徐振川爲師伯。許杏三爲師姪。其餘六個人。爲六弟兄。推尊宋祖江爲大哥。對天盟誓。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殺猪宰羊。自有一番熱鬧。不去說他。萬人俊找不着了。凡和尚。心裏氣悶。在西門一帶閒逛。了一回。遇着了出喪的笑話。萬萬猜想不到。就是遺失的東西。後見放棄在路隅。人盡走散。又不好開看。祇得走回寓裏。與雷震中間談了一回。大家猜想不出了。凡的用意。一連三日。到報恩寺內。去瞧了。凡。統沒有會面。末一次。小沙彌擰出口信。教萬人俊不要灰心。提起精神。保送前去罷。萬人俊對小沙彌道。我遺失了東西。至今沒有找着。叫我保送什麼呢。小沙彌跳起來說道。那一天我追上來。向你

們要了兩只元寶。不是你的伙伴麼。萬人俊屈指一輪。正是着了蒙汗藥的一夜。又出了岔兒。如何是好。垂首喪氣。回到棧裏。向雷震中包勝任等商酌。問起西門外曾否有出名強盜。雷震中也不知道。話未多時。了凡大和尚同了小沙彌。也到寓裏來說。道老納知道少年人脾氣。看重虛名。不顧實際。所以獅子山回來。連續四夜。瓦楞上有行動聲音。當作賢姪光顧。叮囑小沙彌。不許多事。好讓賢姪取回趕路。那知又出了岔兒。在我廟裏遺失。我如何對得起晚輩。萬人俊又把在西門外遇着笑話。講了一遍。第四夜着了藥。沉睡至天明。所以前三天的確到過廟裏。第四夜因此未來了。凡和尚說道。如此說來。盜去的賊人。朝西路去的。拾了三具這個東西。容易找尋。不過西路一帶。能用蒙汗藥。祇有朝

天嶺上的強盜。然到朝天嶺當從西南角上出去。不應從正西而去。從正西去雖也走得通。路要相去差三百多里。說罷又向雷震中道。雷老闆看起來是那路賊人做的手脚。雷震中道。那時在西門外穿重服的。叫做宋祖江。遇着了他的老子宋紹文。鬧了笑話。這宋祖江正是朝天嶺的強寇。我人雖不曾會過面。交過手。聽見人講。其志不小。要想仿梁山泊。所以也假仁假義。籠絡衆英雄。若是把他拿去了。可以江湖上的情誼動之。老夫也可跟去。稍助一臂之力。了凡道。老闆如此熱心。殊足令人欽佩。老衲更無可推辭。應當一同去。稍効微力。萬人俊道。爲我個人糊口計。屢次勞動了諸位大駕。何以敢當。又叮囑包勝任將推鏢車的夫役。分班遞接。俾消息靈過。得手之後。就將原物運回。就同了雷

震中了凡大和尚小沙彌。一共四人。出了西門。一直探信。周熊飛以爲黑夜之中。抬到家裏。沒有人知道。那知外間當作新聞。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路上行人。個個皆知。所以不用吹灰之力。已經探的明白。人家還當周宅。抬了棺材進宅。邀請和尚來唸經做佛事哩。一路指點他們知道。甚至引領到護莊河邊。萬人俊對房屋看了一周。向了凡和尚道。他們房屋甚多。不看見真贓。如何好硬說他。不如叫小沙彌從屋上進去。從裏面鬧出來。庶幾他們推托不開了。凡點點頭。向小沙彌耳朶。說了幾句。小沙彌自去行事。二俗一僧。走到門上。對管門的說道。周府上是這裏麼。管門的。回答道。此地村莊上。一百多家。那一家不是姓周呢。了凡道名字叫做熊飛。前幾天抬進了三具棺材。要做佛事。寄信叫我來。

的。管門的一想不差。雖然不會吩咐過。或者叫別人去寄信的。讓我去關照一聲。就問你們是那個寺裏。了凡道。我們報恩寺裏。門房叫人俊等坐在外面。他走進去關照。人俊輕腳輕手。隨後就跟了進去。祇見管門的到了花園門口。立住了脚。咳嗽一聲。裏面周熊飛等正結拜之後。歡天喜地。笑語喧嘩。服侍的人。聽見了咳嗽聲音。知道有事面稟。主人就去對熊飛說。門房有事面稟。熊飛點了一點頭。門房垂下了雙手。說道外面有個和尚。要來兜攬經懺。熊飛笑說道。和尚倒信息靈通。會做生意經。你去回答他道。日子還不會揀定。俟有了日期。再給信他們罷。管門的將話傳出來了。凡等不肯走。又說道你去對你主人說。這三個棺材。今天若不唸些經給他。包你就要興妖作怪。管門的不肯進去傳。

話了凡又道。你不肯傳話。我自己進去。看你什麼辦法。說罷。朝裏就走。雷震中和萬人俊隨後跟着。管門的那裏阻止得住。反躡在前面跑去。告訴周熊飛。好似領他們前進一般。跑到了大廳上。其餘傭人。聞到爭鬧聲。咸來阻住去路。說道。人家那得沒有裏外。你是和尚。如何可以瞎闖。裏面全是女客。你要不識相。吃了生活。不要懊悔。了凡不聽他們說話。把手一格。跌倒了五六個。還有傭人。就拿出扁擔掃帚。耜頭鉄扒。現成的軍器。想把闖進來的三人打倒。三個闖進來的人。一個都沒有倒。反把白家人打得東倒西歪。那管門的。跑得上氣接不着下氣。喘做一團。說道。不好了。和尚打進來了。周熊飛還要問什麼一回事。宋祖江忙接着說道。自然那說兒來了。各人取了兵器在手。脫去了長衣。紮扮

停當。一齊蜂擁而出。到了大廳前。喝道。你們來做甚。萬人俊答道。我輩來做甚。祇要問你自己。盧之深。生性魯莽。忍耐不住。舉起禪杖。當頭就打。萬人俊拔出腰刀。接住掩殺。周熊飛舉起了兩把寶劍。從裏面殺出。雷震中也就接住了。刀來劍往。劍來刀往。殺個不休。徐振川看兩對兒殺個平手。毫無一些便宜。也躡身一跳。舉起刀來。想劈萬人俊的後頸。了凡已經看見。躡身上去。舉起禪杖。把刀攔住。鐺一響。幾乎把刀碰落。知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用心抵擋。沈得勝在旁邊。瞧看清楚。想用暗器幫助。知道萬人俊本事。在黑暗之中。尙且接得住。那裏敢再放。打傷自家人。失了銳氣。因此祇對準雷震中。趁他不防備時。一支鏢對準他心胸直射過去。不偏不倚。被他一手接去。第二支不敢再向雷震中射。

去對準了了凡和尚的光頭上。且從後面射過去。他後面不生眼睛。自然不會看見。一直過去。直到頭皮。心裏盤算。讓他跌倒下來。別人一定驚嚇。再用第三支去打他。那知這支鏢將到和尚頭上時。祇見了凡把頭朝後一退。將頭迎上鏢去。那知這支鏢見了和尚頭。朝後倒退過來。反把沈得勝一嚇。正在三對兒相殺。漸漸有一些支持不住了。忽然之間。後園震天價響。地皮房屋。都在震動。大受驚嚇。周熊飛祇一呆。就肩胛上受了雷震中一鏢。痛的寶劍執不住。棄掉了一把。倒拖了一把。向後逃走。張順孫忙去接住。盧之深雖然很勇。手裏的禪杖。被萬人俊一刀劈過來。舉起一迎。削成兩段。頓時失勢。用不出勁道。想聳身一躡。從屋上逃走。那知萬人俊也聳身一躡。躡在他前面。比他遠而且高。知道

躡跳功夫大不相同。重復屋上竄下。逃到房子裏去。徐振川與了凡和尚。戰鬪了數十合。自己執的刀太短。劈不到和尚身上。了凡執的禪杖。長而且重。吃虧不少。而且刀碰着了禪杖。振得兩臂皆麻。知道敵他不過。想用暗器來取勝。被了凡逼緊。沒有一些空隙。可以取出。戰得滿頭是汗。拚命相博。巨聲一響之時。出手遲緩了一些。把刀碰在禪杖上。彈到不知去向。赤手空拳。怎能對敵。幸虧了凡和尚。慈善爲懷。不欲殺傷生命。因此未曾送他到西天了。凡見他空着兩手。就把禪杖放下。嘴裏說道。你要比拳。我就與你比拳。不要拿了棒欺負你。宋祖江見失勢了。忙喊道。諸位歇手。有話好說。正在這時。後面又嘖嘖的打出來了。不知何人。究竟孰勝孰負。下回再續。

評曰。本回如火如荼。寫得何等熱鬧。武俠小說寫相殺。自是題中應有之義。我於本書無間然。